

MAR 23 1941

3-3



年三第福家全

3

號月三

全家福

國立北平圖書館





春  
來  
了



春風  
溫柔地  
像你  
像貓兒的  
昨夜打從我的窗下過  
把脚步放得輕輕地  
今天見了我的面  
在我耳邊  
笑得嘻嘻的



# 期三第 誌雜福家全 卷三第

封面：高風設計  
照片：名武生王金璐夫人李墨英女士  
北京怡生攝影室攝贈

全家福風景線

創作

談「福」

帽子的事

牛大雄

春城無處不飛花

紅樓夢人物論

信

海外一頁

一百三十二歲的老黑人

德國的魚皮帽子

藝術介紹

莫迪里亞尼

婦女·家庭

保護我們的小天使

記眼在家庭裏

漫畫

阿三·季桂·榴火·葛藤·王昆·羅

琳·女丹·黃冠廉·誥封

電影

賴昂巴里穆

派拉蒙新片「二度合唱」

莎麗波並未脫離影界

學生之頁

Memory

學校生活零記

搶

故鄉的消息

有一星火，永留我心間

小學生文字五篇

小學生圖畫三幅

小學生照片十一幀

兒童連續漫畫「阿三」

容易弄錯的字

小說

詩書門第

柴米夫妻

懸賞第二十一期揭曉

凌霄漢閣主  
威夷之  
李朋朋  
陶里斯  
周萍

李陀芬

浮屠

汪馬

吳慧貞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羅

## 全家福風景線

這本小刊物在讀者諸君愛護下，居然展開了第三個年，以往的成績如何，有諸位品評，不過我們認爲給予讀者的不滿足地方還多，希望有大家來熱心的贊助改進，做到「全家福」是讀者諸君自己的讀物，是我們的目標，編者與幾位特約撰述的能力有限，需要的還是大家來共同耕耘這塊園地，於是：歡迎賜稿幫忙，期待熱意批評。

爲了滿足讀者需要，在本期裏，版面又有了相當的變動，一般漫畫作者與讀者都感到只是鏗鏘版不能發表漫畫作品的本來面目，於是我們改用膠版印刷，佔原來藝術的版面，今後漫畫作家們很可以盡量發揮固有的技巧，作一些優越的作品寄來。

上期起刊載的「海外一頁」，一般讀者頗感趣味，只是嫌東西太少，我們斟酌了一番，決定自下期起將「海外一頁」擴充爲二頁，佔原來的漫畫版面，易名爲「海外鱗爪」，搜集趣味及知識方面的文字和照片，請讀者諸君注意。

藝術版暫時取消，封裏每期選用一些適應季節的美術攝影。

本期「燕趙男兒」小說作者因事請假，暫停一期，希讀者諸君原諒。

多數讀者來信，認爲每期的懸賞印花都剪下來，毀壞了書頁，實在可惜，最好另外把印花印在不重要的一頁，我們感到沒有適當的地位放這印花，所以從三卷一期起，投寄懸賞信件，一概免用印花，以便利讀者保存「全家福」。

全家福雜誌第三卷第三期(三月號)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一日出版

編輯：全家福編輯部(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

發行：全家福雜誌社(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

定價 零售每冊二角 (每月一冊)  
全年二元一角 (郵費在內)  
廣告價目另印成表函索即寄



# 談「福」

凌雲漢閣主

「全家福」是要人人努力方為一家之福，像舊時所謂「一人有福，拖帶滿屋」，未免把家長的責任，看得太重，同時又以多子為福。多子者常被恭惟一句「好福氣」。所以「多福多壽多男」稱為三多，算是人生最可慶幸的事。他們覺得有兒子固然好，有孫子更好，有了重孫，玄孫，連本身叫做「五世同堂」，那是頂好頂好的福氣了。所以清乾隆皇帝得了玄孫以後，便自稱「十全老人」，又把普天下的老百姓們調查一遍，凡是五世同堂都特別給予榮典，據說這不但是一人之福，為全國之福的表徵。自然，有錢有業的人，尤其是皇帝，看着滿門喜慶，可以願而樂之。窮人如何呢？那還是問題。

兒女英雄傳上「鄧九公得意離筵酒」一回，九公對安水心說「我鄧老九一個無名目白出身兩肩膀扛張嘴，仗老天可憐親友們台愛，弄得家成業就，名利双收，還那些兒不足，只是回過頭來往後看看，拿我這麼一個人，竟缺少條墳前拜孝的根，我這心裏可有點子怪不平的。」說到這裏，安水心道「九哥這話，我不以為然，洪範五福，只講得個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終命，不會講到兒子合作官兩樁事上，可見人生有子無子，作官或達或窮，是造化積有餘補不足的一點微權，不在本人的身心性命上說話。」此乃寬慰之言，非由衷之言，參看末回安水心聽說兩個少奶奶都懷了孕，有「抱孫子」的希望了，認為絕大的喜信，高興非凡，可見他亦是以有子孫為第一要緊的福，這是舊社會一般的觀念。

「五福臨門」「五福聯珠」是吉祥話兒，常用五個蝙蝠，來作象徵建築物，傢具衣飾，一切玩具，雕鏤繡畫，觸目可見。驟然問道：五福是那五樣？恐無人能解，原來出在書經，所謂「考終命」是善終，是死得合禮合度，像禮記上曾子之易箆，視衾，孔子之安坐兩楹，以及一般計文上男子說「壽終正寢」女的說「壽終內寢」是也。所謂「修好德」是一生敦品勵行，正己正人，不落閒言，受人欽敬，按德行本是個人的品格問題，列入五福之一者，無論甚麼福，必須有德之人居之，所謂「厚德載福」，自有深意存焉。「康寧」是身體健

康，家人安泰，所謂「積勞始信閒為福，多病方知健是仙」。所謂「平安是福」這道理很容易明白，不但個人，不但家庭，大如一國，更大如世界，只要和平，少見干戈，便是無上幸福了。

「壽」為五福之首，古今中外，皆有此信仰，古以彭祖為壽翁之表徵，相傳為陸終氏之第三子，顛頊帝之玄孫，歷虞夏至商末，壽已七百餘歲而不衰，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主，周穆王聞之，以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善於導引之術，有疾則閉氣以攻所患，運行體中，達於趾末，故體常和，又說「服藥百裏，不如獨臥」，這是他的養壽法。案中問集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歲餘，相與鋤禾耨，往拜再三問，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姬粗醜，二叟前致詞，夜飯減數口，下叟前致詞，暮臥不覆首，旨哉三叟言，所以壽長久。」這三個壽翁所陳述的理由不外乎節慾保身，而以色列之戒為最要，即以近時之兩大壽星而言，一個馬相伯獨身生活，活到一百歲，孫菊仙中年喪偶即不復娶，壽逾九旬，其明徵也。古代之人商伊尹一百五歲見竹書紀年，周太公壽百有十歲見金石錄，漢寶公壽二百八十，魏羅結壽一百三十，唐李元爽壽一百三十六歲，宋譙定百三十餘歲，明周壽誼壽一百三十歲，茹大中有四歲，都是歷史上的老壽星，到了清初乾隆時屢次舉行千叟宴，總是七八九十歲，而百歲翁則很少了，近年的高壽如陳寶琛八十八，徐世昌八十五，吳郁生八十七，江瀚王樹枏都八十，惟馬相伯足一百歲，最為人瑞，至於高壽何以為福呢？固然按最高哲學講，多活少活，沒有多大關係，但人類總是以生命為貴，普通道理，比較適用，享大年的人總得算有福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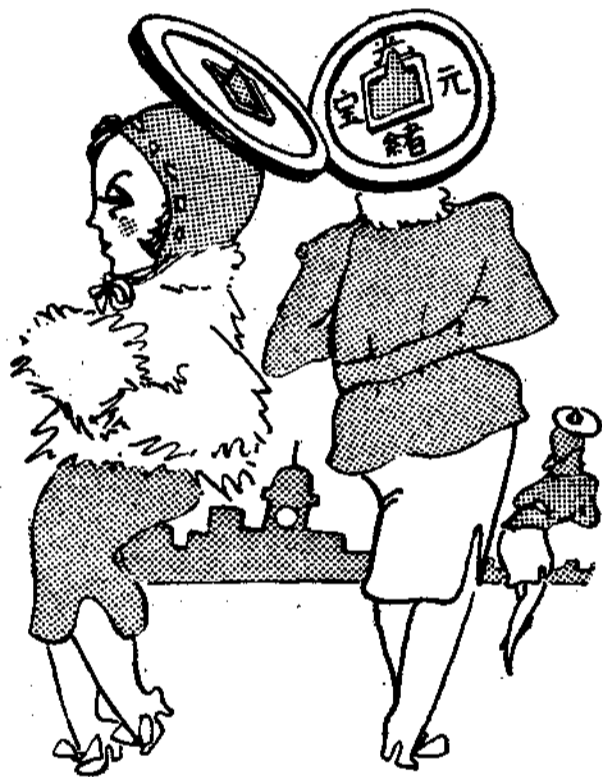
「富」是有錢，有錢的人，處處方便，所以「見面發財」幾乎成了賀年的例語，經營商業要有錢，安定生活亦要有錢，「有錢使得鬼推磨」一句話，足以形容錢之魔力，「金錢萬能」更可見錢的權威，古之有錢者如鄧通如石崇均稱「敵國之富」，可是不能合到「有德者居之」那句話，所以結果都不佳。外國的富翁如煤油大王，汽車大王，他們也都是「敵國之富」，是一種生意上發的財，亦多少帶些投機，所以他們常常辦些慈善或教育事業，也還須努力於「德」。至於有學問人之所謂富，有所謂「善人是富」「學富五車」亦不專在財貨上講。總之富而有德方為福，是人人應當注意的。

# 帽子的故事

三川多寫  
虫兒乎畫

一到冬天青年男人特別時興不戴帽子。這是指蓄髮而又體面講究的年青男人說的。因為除了戴上不再在人前摘下，摘下帽子而後的髮型總不免被帽子搔得難看失體。故寧可冷，爲顧及漂亮也是不要帽子。又，這樣一來大衣的領子就多半豎起着，自然一半也是求其樣子好看，一半却是補救頭上的冷。所以我想，這裡面恐還不止於是這些人的心裁所致，覺得這或者倒是大衣商人和帽子商人的商戰，所得的結果。因爲大衣商人造成這一趨勢使體面士紳皆不戴帽子，人就求得求助於大衣領子；又因爲領子豎立起來極易磨傷損害，購買新大衣的迫求就遂而嚴重起來，這情形將使那些體面士紳成爲大衣商的熱主願想是必然。——說這半天話你們總想不到這却是我這短文的陪襯。因爲底下我要好好的說到女人的一件事，所以先這樣說說男人身上的話，免得有脾氣的女小姐太太會說我就沒有把男人的自己照照鏡子。

但是請女小姐和女太太們放心，我只是要說說妳們的帽子，餘事並不在此一並提起。請放心，請放心。怎樣講呢，我的話。這麼說吧。有一天，我第一次在街上偶然看見一個



乎兒虫 · 故原的尖以所子帽尖

女人，頭上戴一頂尖溜溜的帽子。那種有着尖銳態的帽子，使我不勝驚奇，我恍忽覺得女人進步了，或者成功了。第三天我看見一百個女人戴上那樣帽子，第五天我看見一千個，第七天我看見——；這以下的數目却不好說了。比方現在這個擁擠的城內的人數爲兩百萬，又比方這兩百萬女人裡面有一半是女人，則我想現在爲止，這城內恐怕已經有五十萬女人，頭上戴着尖帽子了。除去的一半女人我想是一些守舊的老女人和胆小的中女人和漠然這些事的幼小女人。上面那些數目誠然極不可靠，不過那樣尖溜溜的成功帽子總是「普遍的」和「流行的」戴上「一般的」女人的頭上了。

現在說到對於這種帽子的感想：我因爲這個新的流行上感到女人的確是尖銳起來了。所謂「尖銳」就是和「遲鈍」對面的意思，這在德性方面說應該屬於美好。又，這樣說起來戴這帽子的女人便是「尖銳的」了。尖銳一方面是脫穎而出的好力量，一方面是把自身易於投進一種企想的好力量；所以我之覺得女人進步和成功其緣故便在於此。又，所謂「投進」便是和「鑽營」進去「撲求進去」「滾進去」「帶哭帶喊的爬進去」等等字眼差不多，都是一種「進入」的要求和「進入」的遂行和「進入」的實現。不過「投進」在字眼上比較屬於安穩規矩，後者一堆是些帶有情感成分的壞字眼，所以我不用它們。既然如此說，女小姐和女太太在他們的某些企想方面既得到像尖銳這樣的好的力量，「投進去」便立刻成爲又可能又可靠的事，這個「流行」不是很可喜的嗎？

比方說，「錢」是她們一大堆企想之中的一個（不要對「錢」這個字害怕看或者反感，那真是一種坦白又純潔討人愛的實物 and 理想；即在「愛好」上說，愛好錢也是一種坦白純潔的德性，而且這種德性是又崇高又結實的。請放心。）那麼如何投進「錢」的企想「裡面去」，這個問題想必也是得借重「尖銳」

# 牛大雄

威夷之

我的名字是牛大雄。

小的時候，我常常望着自己的名字呆想，不是咱誇嘴，說評書的常說「久聞大名，如雷貫耳」，雖然我的名字不是雷，可是說來要比雷更響呢，不信，你坐穩了，聽我說：牛，那不用說，誰都明白，有兩個犄角，一條粗壯的身子的東西，力量很大，但是我聽，這東西一定很誠實，活著，挨人的打，替人耕田，讓人擠乳；死了，人還要吃牠的肉，用牠的皮，可是，牠卻沒有怨恨人類的意。我這樣說，可不是來形容我的名字，這只不過是說牛的誠實，如果你聽過西班牙人鬥牛的故事，和聽過岳飛的「牛陣」的故事，你才真了解牛，調良是調良，可是勇猛也真夠勇猛呢！咱更崇拜的是牛那樣的英雄，可是，同學們却都叫我「牛犢」，雖然我曾想到過「初生之犢不畏虎」這樣的話來自已安慰，可是總覺得這個「犢」字未免不大冠冕，口頭上我敢不倒他們，但是拳頭下却封住他們的嘴。

他們的嘴是封住了，可是心封住了沒有，我卻沒有把握，有這麼一天，同班的一個年歲較長的同學，他仰賴着他的身量高大，他有意的向我挑釁，他說：

「你不要看你的名聲大，可是……」說着，他聳一聳肩，規一規胸，表示他的個子很高的樣子。

「可是你的個子高大沒有用！」話和拳頭都到，他是規着胸來的，讓他抱着胸回去。並且告訴他：「我的名字上的大字，是正大光明，偉大，寬宏大量，是大英雄！像你這樣的無能廢的大個，可以休矣！」

從此，我不再提防誰。

同班裏，有幾個女同學，平常，我沒有把她們放在眼裏，我想：大英雄，是不近女色的。我雖然不是英雄，我卻有個「雄」字的名字，何況，我又在崇拜着牛那樣的英雄呢！

「大雄！你到那裏去？」

那是一個很好天氣的星期六下午，下午第一堂課下班，我想到操場上去蹦蹦跳跳，那個叫陸雲燕的女同學在後邊追了來。

「幹什麼，我到操場去。」

「你看，人家好心好意的問問你，你却冷着面孔說幹什麼，什麼也不幹。」

我沒有再言語，低着頭往前走。

她也不言語，肩和我的肩並着，兩隻眼睛却不住的盯着我，看的心裏有那麼一股子勁，我說不上來。可是我抑壓着。

一會，她有些不老實了，拿小花手帕給我揮揮肩，我有些不好意思的回頭看看。她說：

「在那裏剛來的一下子白粉！」

果然，我的肩上有白粉。

再走幾步。

「這是什麼？」——她從我的頭髮上拿下來，輕俏的兩個手指間，捏着個紫毛。

我的臉有些熱了。

「真的，你今年十幾歲？」

「幹什麼？十七歲。」

「你看，又是幹什麼！」

「不說幹什麼，說什麼？」

（接前頁「帽子的事」）

來克盡厥職的。我為什麼單啓用女小姐太太的錢的企想拿來做我的「比方說」呢？像戀愛，名譽，詩人，帶勳章的丈夫，等等，也許都是她們已經企想過的，在企想着的，預備企想到的，我為什麼不做我的「比方說」呢？這原因有兩個：第一因為錢的企想比較其他爲實在；第二因為中國的錢幣有一段很長時間是圓面方孔的，印象上那個「孔」足以代表一切企想，故這更顯三倒四的比方起來。「孔」是代表「投進的可能」和「投進的機會」，對於「尖銳」便是一個可喜的字眼了。

不過我得提醒一下，這種流行的尖銳帽子有種缺憾，缺憾在它尖銳的表現是「朝後面」的方向，這對於企想上說容易失神和錯誤，失神和錯誤皆容易丟掉「孔」，那麼這便是使人傷心的缺憾了。可不是嗎？看看人類的眼睛和關節都是趨重前面的，一位心理學家會解釋過這是代表人類「求生的意念」的意義，向前的，進取的。朝後面的方向便是個缺憾，我很關心她們這個缺憾。（這在人道的立場上說我的關心不致是那種拈風吃醋的行爲而是人道的吧？）

又，這種尖溜溜的帽子，在我想，它總不僅是「女爲悅己者容」的「冶容」之事而已。恐怕還是有點別的

「這麼大人，連話都不會說嗎？」

「誰說的？」

「我還沒說完呢。」她拿眼睛望望我，我覺得她眼睛也在說話。可是說些什麼，我不知道。這樣，人家連眼睛都會說話，果然我是會說話，我應該學學。

「你教給我。」

「我問你，你應該也問我。」

「問你什麼？」

「你這個人真麻煩，我問你歲數，你也問我歲數啊！」

「幹什麼？——不，不幹什麼！你多大歲數？」我也不明白，怎麼一來便會又說出幹什麼來，她笑了，我也笑了。

「不，我不告訴你——你猜猜看，你看我像十幾歲的样子？」

我想：她連眼睛都會說話，我連嘴還不會說話，我十七歲，她頂少也有二十七歲了。

「你二十七歲了吧？」自己覺得怪溫柔的呢。

她笑了，笑得那麼怪樣！

「對吧，我一猜便着，你是二十七歲！」

「你才二十七歲呢！」

「不，我是十七歲啊！」

「傻瓜！不對，重猜！」

「不對？我猜少了？難道你今年二十八歲？」

「去去去！我今年八十二歲。」

「八十二歲，那可有點不像！」

「不要瞎說，你猜的大了，我今年十六歲。」

「什麼？你今年十六歲？我可不信！」

「怎麼？誰還騙你！」

「你不騙我？你的眼睛都會說話，怎麼反比我小一歲，我不信。」

「比你小我還感覺苦悶了，難道你不苦悶嗎？傻瓜！」

「苦悶怎麼樣？」

「苦悶時找點安慰。」

「找誰要安慰去？你給我安慰嗎？」

「去！我給你安慰，誰給我安慰！」

「我給你安慰啊！你要什麼安慰？」

「真的？」她好像很喜歡的樣子，我竟有些捉摸不着她的意思。兩隻眼睛更緊緊的逼視着我，不肯放鬆一點。突然，顫抖着聲音小得幾乎只有她自己聽得見的：「我需要你愛我！」她緊緊的握着我的手，我的臉熱了，我的心跳了。

「哦！我們的英雄給英雄爭服了！」突然，一羣人從後閃出來。

這怎麼辦呢？一着急，猛然間奪過手來，也不顧她給帶倒了，一溜煙我跑回課堂來。到現在想來還有些心跳，好危險啊！要不是那羣人，怕從落生時的英名都被掃光了。

可是，從那次起，說不上來，也不知是爲了什麼，幾時見了陸雲燕，臉上都有些熱辣辣的。

可是，現在的牛大雄，還是十六年前的牛大雄，連一點油皮都沒有去！

創 作

意義，像「對我們企想的投進尖銳起來」這樣的口號，那帽子彷彿就會喊，它又是具體的。這樣帽子的意義說出來也許細心的小姐太太會否認，不必吧，縱然覺不出來是，那也是潛意識的僭越表現，總之是它已經具體着了。所以我又想，這樣要緊的事，不比冶容可以馬虎，得更用一點心，把它弄得不厭其講究。「蟲兒乎」兄的畫在那帽子上面放一個錢，那就是使那個尖銳接近和得到一個孔的意思，真是一個更具體講究的設計。不過我已經想過，那帽子的尖兒除了朝後的方向算一個缺憾而外，還有就是它仍然慵軟。這怎麼辦呢？我想女小姐和女太太她們應當在她們的高跟鞋上找到啓示：高跟鞋的底子夾層裡面有條鋼絲妳們忘了嗎？它是保持鞋底的曲線和給妳們一種彈力的。對了，彈力，也在妳們新的流行的帽尖兒裡放上一條鋼絲，那尖銳就強健了，強健了它纔可以接近那個孔而不致使錢滑落。——呢，真是一個更具體更講究的設計。

我這短文至此爲止，全篇沒有使用一個「！」，這就是說我是在一種極其平淡的心情下寫的。「？」倒用了幾個。「？」是不明白的意思，和「驚嘆的」沒有關係。我很恭謹的附記於此文之末。

# 春城無處不飛花

李 斯 朋

雖然，寒風還有些兒砭骨，然而在女人的衣襟上已透着春的消息。她似乎是一只磁鐵，男人便鐵屑樣地，都有些兒不能自持。

爲了在交際場上立住脚跟，她把名字起得那麼漂亮——麗々，多麼動人，多麼俏皮的字眼。爲了在交際場上立住脚跟，她不惜把身價跌落下來，只要望到鈔票打成了捲兒，只要瞥見支票摺成了疊兒，她是肯於犧牲靈與肉的，她早已忘記了她的畢業證書本來是想換取一張結婚證書的。

本來，小張和小李已能支持了她的脂粉費與交際費，然而她貪而無厭地却追求着那胖傢伙——銀行經理，她假着謀一枝棲的名目，挑動了這位黃經理的還未死去的青春。

黃經理並不是白痴，只要不是得不償失，他也是肯於把血汗滴在麗々的腳邊的。

就這樣，黃經理答應了麗々，給她一個候補秘書的名義，同時爲麗々包了一個固定的房間，在亞東飯店。在黃經理，這裡是辦公廳，但在麗々，這裡却是延賓室。在白晝，上午是小李的休息間，下午是小張的療病院，在晚上，却是黃經理的臥房。

黃經理好像早已洞穿了麗々的秘密，然而，爲了避諱麗々屢次慫恿他舉行婚禮的要挾，他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睛。

他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睛；要不是胡大梨每月供給吳三嫂兩袋白麵一斗米和五十元錢，吳三豈能善罷干休——自己的嬌妻陪着別人，自己的臥房讓給別人。

雖說，吳三有點懦弱，不敢惹那身強力壯的胡大梨，但在他沒錢可賭的時候，照樣會跟胡大梨吹鬚子瞪眼，胡大梨倒不是怕吳三跟他拚命，而是怕黃三嫂歇々不休，不依不饒；「那是我的丈夫啊！不是他整天的賭，你也想摸得着我！」

可是偶而，胡大梨也會喊冤；「連個整夜都不能過，精米白麵往你家裡積，他還無盡無休的強逼硬迫向我討錢，我又不是他老子！」

「誰的老子？你挨千刀的！不稀罕你的精米白麵，咱們官裡說話，你以

爲你光明？霸佔人妻！」說着黃三嫂真的怒了，抓住他的衣領，死不放鬆。

抓住他的衣領，死不放鬆；「你！你！深更半夜，跑到我女兒屋來幹什麼？你說！」叭！一個耳光，搗得劉阿貴嘴巴冒火，兩眼儘望着春菱，春菱只低了頭，像是在啜泣，可是她心裏却在窃々自喜地盤算着；「他小子腰裡即便沒錢，這皮袍也會剝下來的！至少，這皮袍也可以典十幾塊錢。」

阿貴見春菱不給作主，只有轉變方向，向春菱祈求；「老伯！是春菱叫我來的，她說向我借借二十塊錢，今天我是特意來送錢的，不信您看！」從衣兜裡掏出一疊鈔票，點着，恰是二十元。

春菱好像有了主意，立刻過來解圍；「爹々！不錯！我是向他借錢來着！您放開手。」

春菱果然然看他在二十元鈔票的面上，放開了手，展開了笑臉；「啊！對不起，我錯怪了好人！您請坐！」搬過一只杌凳來。春菱接過來錢，遞給阿爹，一面安慰阿貴；「劉先生坐々再走！」

「不！」想洗白自己並不是來討春菱的便宜，阿貴趕忙告辭；「我到別處還有一點要緊的事！」

「好吧！我不強留了！」春菱假作笑臉，送出了阿貴；回過頭來低聲地；「菱啊！這小子夠機警！」

春菱也笑了笑；「您的計策，確是不差！明天我們的房租可以交上去了！」

「明天我們的房租可以交上去了！」盧大少嬉開了嘴巴，拖了一臉的笑紋。從褲袋裡抽出兩張一百元的鈔票，打開來向着阿倩，似乎是炫耀着自己的本領。

阿倩深怕他的鈔票來路不明；「你說，這許多錢是從那裡來的？是不是又偷了老爺的什麼變賣了？」

「我不是說，從此聽你的話嗎？我怎敢偷老爺的東西呢！」

「那麼是那裏來的呢？這許多……」



「我先問你，你知不知道老爺爲什麼要辭退你？」那個搖了搖頭，「當然你不會知道！」這個也笑了，「原來：我跟你說好的事情，有一次給五姨太太知道了，可是，你知道嗎？五姨太太起初對我特別追求……」頓了一頓，「她所以要調唆老爺把你辭了，另找一個不識字的鄉莊的女孩子作丫環的原因，就是爲了『她好整個的獨佔我！』那個好像一驚，我抓住她這個弱點才對她假說，我要作一套西裝，她聽了我的要求，便很慷慨的把老爺剛給她的四百元零用，分給了我一半。但是她那裡知道呢！我却跟你跑到這裡來！」

阿倩深喘了口氣，像是才卸了一個重擔。

深喘了口氣，像是才卸了一個重擔，坐下來，瞧着案頭丈夫的遺像，又瞧着睡熟了的阿寶，默默地叨唸着自己的悲哀：「冤家要不是你爹留下這禍根，我早就離開你們老陳家的門呢！何至成天受他的欺侮！」

像是不滿意自己的孩子的來到世間，淚便淌得更急一些。

她很承認自己是一名罪魁：要不是丈夫早早死去，自己也不會熱愛着小叔；要不是因了丈夫死去，翁公也不會假公濟私來擾亂自己；要不是跟翁公那麼糾葛，小叔也斷不會忿而出走；要不是跟小叔那麼難割難捨，翁公也斷不會限制我的自由……說到歸訖要不是戀戀着阿寶這小冤家，自己早就離開這世界，至少，也要離開陳家的大門……想到深處，忍不住的啜嘆跟着抽噎交響起來；他想破壞一些什麼，然而，最終，只有自己的頭髮是現成的目的——用力抓着，抓着，哭得更痛得一點。

忽然，隔壁的翁公好像偵知了她的秘密：「阿寶他媽！你又哭了不是？不是慰問，而是申斥：『深夜裡哭什麼？你不痛快我，你給我滾，嘿，阿寶可休想給你帶了去！』」

這裡，她沒有答對，也沒有反應，只把哭泣的聲音低了一些。

好一會兒，翁公踏進她的門限：「你也不要哭了，你不是捨不得阿寶嗎？這裡又不短你的吃喝，也不短你的……」微笑着，一手整理着她的頭髮，一手拉着她的手。「你還有什麼不滿意呢？方才說了你幾句，我不過是怕隣家議論你不守婦道，你想想，一個寡婦家，常到外面去，豈不叫人笑話？」拉她起來，用袖口替他拭着淚水，「我是爲你好，我是爲你好！」

「我是爲你好，我是爲你好……」訓育主任張先生慢吞吞拿出一封匿名信，遞給了孫紫貞。

孫紫貞草草看到信上面寫着，她和趙樹臣怎樣往來，怎樣幽聚……要學

校當局將兩人革除。「那麼，我再重複一句：你爲甚麼僅僅把他革除，可是我爲甚麼獨能倖免呢？……」

「呵！傻孩子！」張先生笑容可掬：「你這點也不明白……我方才不是告訴你：你們倆的事，在同學間已經鬧得風雨滿城，假使我把你倆同時革除是不是在學校裡又要造起一陣空氣？」

「那麼你有什麼理由要革除他呢？」

「他昨天不是打破一只痰盂嗎？再說他素來品行就不大好，我爲了保持你的名譽，只好藉了這個題目革除了他，同時，也是給你洗白一下……」

「我也願意給你革除……不然，因爲我犧牲了他，在良心上我是過不去的！假使你不革我，我也要自動退學的。」

「呵！傻孩子！」沉吟了一刻，「那，你太鑽牛角了，你想，如果你真的退了學，你，豈不是自找笑話鬧，你們的秘密豈不越描越黑？」

「……似乎有了一些省悟，「就這點事，你約我到這裡來嗎？」

「不錯！我也爲了要表白我的苦衷和立場！」

「你是要我知你的情，是不是？……」臉上並沒有笑紋，顯然不是開玩笑。站起來，要直奔花園的後門。

「不！不是！」拉住了她，「我還有很多的話還沒有說呢！你請坐！」

「不！我明白你是好人，在你給我的信裡，我已經看穿了你的心！你是一校的堂訓育主任，可是你連自己的人格還沒有訓育過來，尤其是在我們女同學的身上，更顯出你的真切面目來！」用力一拂袖，掙脫了他的糾纏。

用力一拂袖，掙脫了他的糾纏，一個踉蹌，險些兒沒給門限絆倒。

錦章忙過去扶，可是又給娜娜一撞，「不要臉的東西！」抱緊了手包，很快跑了去。

錦章回頭看了看屋裡的娜娜還呆坐在那裡一絲不動，便去追娜娜向着娜娜的背影：「你回來，我有話對你說，你回來！」

娜娜好像還有什麼話沒有交待，便轉過身來立住了腳：「你已經犯了重婚罪，等一等自然有人來跟你談個痛快！」不等錦章追到，娜娜便上了公共汽車。

錦章只可轉回身來，懶懶的踱回公寓，懶懶地推開自己房間的門，立刻一個驚嚇：「娜娜哪裡去了？」却在案頭找到一張便條，上面橫爬着幾個潦草的字：「我們的感情之幕就此關閉，再會！受騙的娜娜留。」錦章連忙又走出門來尋找娜娜，可是娜娜已經不知去向，看得見的，却只是一幕喜劇：公寓裡的優影計想捉到那隻下蛋的母雞，母雞却飛上了屋頂，窠裡的蛋同時給優影計無心打破。



## 二·林黛玉

一個個性堅強，情感勝過理智的女人。

當我還不會看過紅樓的時候，從別人的嘴裏我便對林黛玉這個人物有了深刻的印象，那一個孤高自許，目無下塵，而且善於嫉妒，而且多愁善感的病態美人。當然，別人嘴裏的話，那是摻着別人的主觀成分的批評與我是沒有關係的，然而我却不能不承認我對於這樣一個人物到現在仍有着深刻的印象，是受了當時別人嘴裏的帶有批評的話的影響，不過，這對於我看過紅樓夢以後對於林黛玉這個人物的認識並沒有妨害，我深切的認識了她孤高自許，目無下塵所得到的是什麼，和爲了什麼，她才嫉妒，以及現社會中所有的這種人物所處的地位。有了這樣的認識以後，我更用冷眼和冷耳去看去聽一般人對於她的感情如何。

記得會有很多的女人看過了紅樓夢竟自命爲林黛玉。

更記得會有很多的男人却希望着有如林黛玉型的一個人。——當然，所謂林黛玉型並不一定是指她的外型，也許是指她的內型來說，以藝術的說法來批判一個人，不管是男人或女人，內心的美是勝於外表的美的。

由此，我更明白了以前我聽過的，別人對於林黛玉的批評是孤高，是嫉妒，是多愁善感，這些話却不見得就是惡意的，如果是惡意的話，爲什麼還有人自命是這樣可惡的人，還有人希望這樣可惡的人？

難道說那些自命爲林黛玉，和希望有個林黛玉型的情人的人是錯誤了嗎？

有了這樣的懷疑，於是我更三次的向書裏去探尋，終於在這些地方抓住了答案：

——沒兩盞茶時寶玉仍來了，黛玉見了越發抽抽噎噎的哭個不住。寶玉見了這樣，知難挽回，打疊起千百樣的款語溫言來勸慰，不料自己未張口，只聽黛玉先說道：「你又來作什麼，死活逼我去罷了！橫豈如今有人和你頑要，比我又會念，又會作，又會寫，又會說，又會笑，又怕你生氣，拉了你去，你又來作什麼？」寶玉聽了，忙上前悄悄的說道：「你這個明白人，難道親不聞疏，後不替先，也不知道，我雖糊塗，却明白這兩句話。頭一件，替們是姑舅姊妹，寶姐姐是兩姨姊妹，論親戚，他比你疏，第二件，你先來，替們兩個一桌吃，一床睡，自小兒一處長大的，他是纔來的，豈有個爲他疏你的。」黛玉啞道：「我難道叫你疏他，我成了什麼人了呢？我爲的是我的心。」寶玉道：「我也爲的是我的心，你的心難道就知道你的心，絕不知道我的心不成？」黛玉聽了低頭不語，半日，說道：「你只怨人行動，嗔怪了你，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惱人難受，就拿今日天氣比，分明今兒冷些，怎麼你倒脫了青狐披風呢？」寶玉笑道：「何嘗不穿着，你一惱，我一暴燥，就脫了。」黛玉歎道：「回來傷了風，又該餓着吵吃的了。」（第二十回）

黛玉把花具放下，接書來瞧，從頭看去，越看越愛，將十六齣俱已看完，但覺詞句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却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寶玉笑道：「妹妹，你說好不好？」林黛玉道：「果然有趣。」寶玉笑道：「我就是個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傾國傾城的貌。」林黛玉聽了，不覺連腮帶耳通紅，登時豎起兩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兩隻似睜非睜的眼，桃腮帶怒，薄面含嗔，指着寶玉道：「你這該死的胡說，好好的把這淫詞豔曲弄了來，說這些混帳話來欺負我，我告訴舅舅舅母去。」說到欺負二字，就把眼圈兒紅了，轉身就走。寶玉着了忙，忙上前攔住道：「好妹妹，千萬饒我這一遭，原是我說錯了，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裏，叫個癩頭龜吃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獻一輩子碑去。」說的林黛玉撲嗤的一聲笑了。一面揉着眼，一面笑道：「一般唬的這個調兒，還只管胡說。呸！原來也是個銀樣蠟槍頭。」寶玉聽了笑道：「你說說你這個呢？我也告訴去。」林黛玉笑道：「你說你會過目成誦，難道我就不能一目十行麼？」（第二十三回）

像這樣的地方，以及「玉生香」回溫情體貼不都有一個很可愛的印象給我們嗎？雖然「識金鎖」回的因爲寶玉聽了寶釵勸不吃冷酒，黛玉借着雪雁送小手爐說：「也虧你倒聽他的話，我平日和你說的，全當耳旁風，怎麼他說了，你就依的比聖旨還快呢？」「羞籠紅麝串」回的寶玉看寶釵的雪白臂膊看得呆了，黛玉看見了說是看獸。『享福人』回的寶

玉聽見史湘雲有件金麒麟，所以把張道士送給的一堆東西中的金麒麟揣起來，別人都不注意，偏是黛玉瞅着他點頭兒，似有讚歎之意。「多情女」同的因金玉之事寶玉碰玉，黛玉剪穗，以及所有寶玉黛玉爲了金玉事，和寶釵吵嘴事的地方，固然是寫出了黛玉的善於嫉妒了，然而這正是黛玉對於寶玉深情的地方，所謂「愛是自私的」，愛情愈真切，獨佔愈愈旺盛，本來林黛玉和寶釵「兩個一桌吃，一床睡，自小兒一處長大的」，青梅竹馬兩小無猜，誰想到突然又來了個薛寶釵，薛寶釵外表上又是個善於應付，多知多識，極受人歡迎的，況且，寶釵有玉，薛寶釵便有金，光一個薛寶釵就夠了，更有個有金麒麟的史湘雲，如何不使這多情的女人不放心，因爲愈是想獨佔，而愈不能到手，於是疑心，於是嫉妒，因此而被人家認爲是小性，是孤高，長久了誰也與她和不來，原本自身就是個孤零的，這麼一來，更感覺單獨了，多愁善感，由此而生。像這樣的地方，你只能以「疑心」「嫉妒」而抹殺了她的真率嗎？以「滴翠亭」回寶釵因撲蝶而偷聽了小紅和墜兒的私語，及至小紅推開窗子以防別人偷聽的時候，寶釵却伴做追趕黛玉不會聽見的樣子。如此奸詐的心地在林黛玉則沒有，絕對的沒有，不信我們且找個證明，就在同一回裏：

——小紅道：「若是寶姑娘聽見，倒還罷了，林姑娘嘴裏，又愛刻薄人，心裏又細，他一聽見了，倘或走露了，怎麼樣呢？」（第二十七回）

雖然林黛玉被認爲「愛刻薄人」，然而這正是她的真率，因爲她真率，才不容易在人前討好。這樣的地方，難道林黛玉她自己不明白嗎？她不會也學一點乖，在人前討得些好批評嗎？明白是明白，可是她不敢於那樣做，這正是她的個性，不容移挪的堅強的個性使然，然而她却是個富於情感的，於「解疑癖」回和「金蘭語」回已竟明顯的告訴我們，尤其是「金蘭語」回寫得最真切：

——黛玉道：「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極好的，然我最是個多心的人，只當你有心藏奸，從前日你說看雜書不好，又勸我那些好話，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錯了，實在誤到如今，細細算來我母親去世的時候又無姐妹兄弟，我長了今年十五歲，竟沒一個人像你前日的話教導我，怪不得雲丫頭說你好，我往日見他讚你，我還不受用，昨兒我親自經過，纔知道了。比如你說了那個，我再不輕放過你的，你竟不介意，反勸我那些話，可知我竟自誤了。若不是前日看出來，今日這話再不對你說。你方纔叫吃燕窩粥的話，雖然燕窩易得，但只我因身子不好了，每年犯了這病，也沒什麼要緊的去處，請大夫，熬藥，人參肉桂已經鬧了個天翻地覆了，這會子我又與新文來熬什麼燕窩粥，老太太太鳳姐姐這三個人便沒話，那些底下老婆子丫頭們，未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這裏這些人，因見老太太多疼了寶玉和鳳姐姐兩個，他們尙虎視眈眈，背地裏言三語四的，何況於我。況我又不是正經主子，原は無依無靠，投奔了來的，他們已經多嫌着我呢，如今我不知進退，何苦叫他們咒我。」寶釵道：「這麼說，我也是和你一樣。」黛玉道：「你如何比我，你又有母親，又有哥哥，這裏又有買地土，家裏又仍舊有房有地，你不過親戚的情分，白住在這裏，一應大小事情又不沾他們一文半個，要走了就走了。我是一無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木皆是和他們家的姑娘一樣，那起小人豈有不多嫌的。」寶釵笑道：「將來也不過費得一副嫁妝罷了，如今也愁不到那裏。」黛玉聽了，不覺紅了臉，笑道：「人家把你當個正經人，纔把心裏煩難告訴你聽，你反拿我取笑兒。」寶釵笑道：「雖是取笑兒，却也是真話，你放心，我在這一日，我與你消遣一日，你有什么委屈煩難，只管告訴我，我能解的，自然替你解。我雖有個哥哥，你也是知道的，只有個母親，比你略強些，咱們也算同病相憐，你也是個明白人，何必作司馬牛之歎，你纔說的也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我明日家去，和媽媽說了，只怕燕窩我們家還有，與你送幾兩，每日叫丫頭就熬了，又便宜，又不驚師動衆的。」黛玉忙笑道：「東西是小，難得你多情如此。」寶釵道：「這有什麼放在嘴裏的，只愁我人前人前，不失於應候罷了。」（第四十五回）

這裡不只表示出黛玉的富於情，而且更有力的證明了她的真率，從這短短的一節中，從語氣上，我們便看出來，林黛玉的話雖然句句是出自肺腑發於真情，然而所得到的却是「只愁我人前人前，不失於應候」一類的虛偽的應酬話，黛玉如果好狡，也能看出其陋洞來了。

更有力的證明，那是「訴肺腑」回：因爲偷聽見寶玉對史湘雲及襲人說林妹妹不說這些經濟庶務的混帳話，要說這話，也和她生分了，黛玉聽了又喜又驚，又悲又嘆之際，寶玉出來，兩人更說起放心不放心的話。

雖然以前怎樣對寶玉寶釵多心，嫉妒，諷刺，自從「訴肺腑」回認識了寶釵，「解疑癖」回及「金蘭語」回而更服從了薛寶釵，以後便再無什麼多心，嫉妒和諷刺了，由此更鑄成她不能移挪的鍾情。因此，在「洩機關」回才更感覺傷心，而「焚稿」，而「魂歸」。然而，雖如此說，筆者却以爲林黛玉型的人物，只能認做情伴，而不能做個配偶。因爲處在現社會和現家庭中，仍然是那些人人跟前，不失應候的人可以討好，如果一定要和林黛玉型的人物結爲配偶，那只能在情種們理想的時代才能存在。



# 信

周萍

信，在我的一生中，不，僅是這青春的數年中，遺剩了種々心情，留下了條々痕跡，發現到人生的意味，看到人世的凄零，我非常重視寫出的信，因為那是我心靈的交響，熱情的傾露。

在我寫出的信中，有純潔，誠摯的陳供來訴出內心的孤苦，也會在朋友需要安慰的時刻，我以熱忱和同情的深情去撫慰她們的傷痛。

信在我生命線上的開端，是在我幼年患難的時候，爲了垂危的生靈，精神上隱伏的痛楚，給一些不曾相識的人寫信，那是赤誠的呼救聲，我願坦白的申述了我的窘狀，拿出深切苦痛的心，以了顫抖着的筆流洩在潔白的紙上，又慎重的細巧的把它裝入信封中封好，親自擲入郵筒，從這時我開始期待着賜來的援救也會在冥々中祈禱神來幫助我，步進光明的道路。

雖然是這樣的冒昧和幼稚，可是人們並不卑視我，因為我是一個天真，坦白的孩子；得到誠懇的勉勵和安慰我的靈魂得以在奄々一息中掙扎下去。

如今，已向成年步進，環境改變了，心境改變了，寫信的形式也變換，在我每日往來的信函中，我發現人世的虛偽和冷淡，漸々我陷入恐懼中，害怕未來意外的變幻，果然世上的事有極多是人所不能先知的，意外又意外！親眼看見許多朋友渡着舒適的生活，以前她們很少有信給我，當然是不需要我的什麼「安慰」。

然而，現在她們頻々來信，卻引得我十分傷痛，因爲信中記載着：「一切全是空洞々的，人世間沒有真誠，卑污，殘厲，黑暗中沒有真正的星火和愛，除去我們的父母。」

不過我還愛着這個世界，和我的現在，所以我常常給一些熱心關心我的年長朋友的信中說：「……我非常滿意現在的生活，這是一生最青春的時期，最熱情的年代，以年齡的節季來說尚且是勃動的春天，一個剛發芽的小生命」

**電木筆桿精巧美觀一管在握新穎別緻！**  
**狼毫筆頭名師精製筆鋒挺秀書寫流利！**

人人愛用



特1 無取水研墨之煩  
特2 無視台墨盒之累  
特3 無額脫管製之弊

好筆遲早要買  
贈聯意外收獲

## 天津美利時行

▲天津總行地址：法界馬路口通順棧內  
（支行）日租界旭街北口路東

萬年毛筆 二元五角  
凡購二枝 贈聯一副  
贈聯一副 街西單飯店內

## 獻貢大偉一又 筆毛墨來自

慶祝本行五週紀念  
主辦聯歡贈聯大會  
購筆一枝贈聯一副

**確係親筆**  
**絕非膺品**

全國名家親筆字聯一副足抵筆資數倍以上

獨霸 派拉蒙金筆

▲北京分支行地址：前外東珠市口聚隆店內（支行）西單報子  
▲天津總行地址：法界馬路口通順棧內（支行）日租界旭街北口路東

需要培植和灌溉。

願以勇氣和堅力求深造，使自己在認清了真理之下完全自己的人格和生命成一個衆人所善悅的人，這是我幻想中的理想，我願向理想中以堅力邁進着……」

信——是我生活的忠實的陳供，我不願給虛偽的人寫信，當我發見到那人是虛偽的時候便停止了。

與朋友間的情誼，多是從信中換來深刻的展進；我棄了這技筆傳播欲說的話，有的朋友以信的傳達中信任我，信的功績是換來了憐憫，愛護和感謝總起來說，信在掘發了世間被隱伏了被遺棄的真理——天真，坦白和熱情的情意。

尤其是喜歡收信，信差給我的印象非常美好，每次我看見他們時總是帶着一種感激莫銘的微笑，我想和他們握手，請進來休息片刻，可是母親告訴我，不必，有時我想向他們稱謝，可是有人說那是他們的職務。

記得一年夏季，得了很重病疾病症，每半小時一次瀉肚，並且夜間也要隔二小時下床一次，這樣的經過了一日一夜，發燒頭暈，精神頹萎，可是到了送信的時刻，心頭總是不能忘記的企望着來信，靜聽着信差熟悉的聲音。

正當那時熟悉的聲音到了我們的家門，我忘掉一切的跑了出去，這我纔感到軟弱的四肢，幾乎跌下一級，立時心頭作跳，眼前一遍混黑亂跳着……可是，我依然掙扎到門口接過信來，一看，是同院隣家的來信。

現在，對於信差，信封，信紙，郵局……的感情更深刻一層，越感得他們可親又可愛，有光彩，有生氣，是我難以離開的精神上的生靈，有直到我死亡的一日。

信，比我的吃飯，睡眠還要緊要。

信，代表我的生命，整個的生命。





# 一百三十二歲的老黑人



記得從前我國，有敬老會，會盛行一時，一些白髮斑斑的老者，會聚一堂，頗備風趣，不過七八十歲的佔多數，沒有什麼更老一些的人出現。

最近，有轟動全美洲的發生，那便是美國一位一百三十二歲的老黑人渡過了危險時期，再延長他的生命。

這位老黑人的名字叫布勞達 Ned Brodus，是美國南部得撒州地方的農民，生於一八〇九年，今年恰巧一百三十二歲，附近的「村鎮大夫」說過，如果在去年（一九四〇）內，布勞達沒有生命危險的話，可以再延長至少十五年的生命。

最近，有很多拜望他去的人，新聞記者也蜂擁而來，這位百三十二歲的布勞達先生，還很從容的跟一般人說話，「……我現在這麼大歲數了，不過我還覺得我跟年輕時一樣，只是環境改變了，多年來，由奴隸時代一直到現在，其間的變遷說來實在使人感嘆……我現在還準備利用我未來這十五個年月，致力於得撒州的農業……」

話說得不多，語氣中却頗寓有感嘆人海滄桑之意。

（李芬）



## 德國的魚皮帽子

戰時體制下的德意志，在元首希特勒的鼓勵下，無論在科學，工藝，技術各方面，都有着嶄新的發現，最近，更有利用魚類皮來作飾用品的新工業。

最初是德國北海岸某村鎮的一個漁夫，他往々把捕來的鮭魚的皮剖下，來做圍頭的「布」慢々的成了習慣，多數漁夫都這樣來利用，這無意中的習慣被柏林一般商業美術家發覺，於是日夜研究利用魚皮來做飾用品，設計了一些魚皮製的帽子，手套，短衣……等，經過政府的特許，又經希特勒的獎勵，這新工業終於在德國各都市發展起來。

在「物資節約」的體制下，德國都市的一般婦女，很多都拋開奢華的裝飾品，來着用這些又經濟，又新穎的魚皮飾用品，尤其在國都柏林，可以看見一些頭戴魚皮帽，身穿魚皮衣，手戴魚皮手套的婦女往來市上，的確是一件新事。



上圖是把剝下的魚皮來裁剪飾用品的樣子。

下圖是把裁剪好的魚皮用熨斗來燙平



製作這些飾用品的，是一些鱈，鮭，鱒類的皮。（扁陀）

左圖是一件完成了的魚皮帽子，樣式的確新穎



左圖一婦女，頭戴魚皮帽，身穿魚皮衣，手戴魚皮手套，並長也是魚皮製的。







苦悶·憧憬的

# 莫迪里亞尼

浮·屠·

MODIGLIANI (1884-1919)

貧病！  
流浪！  
乖運！  
莫迪里亞尼。

一生的生涯可歌可泣，他給與後世遺留下美的作品而得到精神永生，可惜他的生命太短促，僅三十餘年便結束了。

一八八四年在托斯卡納港降生，猶太和義大利的混血兒，天賦即有流浪的性癖，幼年由故鄉到羅馬，又轉到水都維尼斯，一九〇五年又到畫城巴黎，最初是住在孟瑪爾特區，以後又遷到孟派爾納市，這便是他流浪的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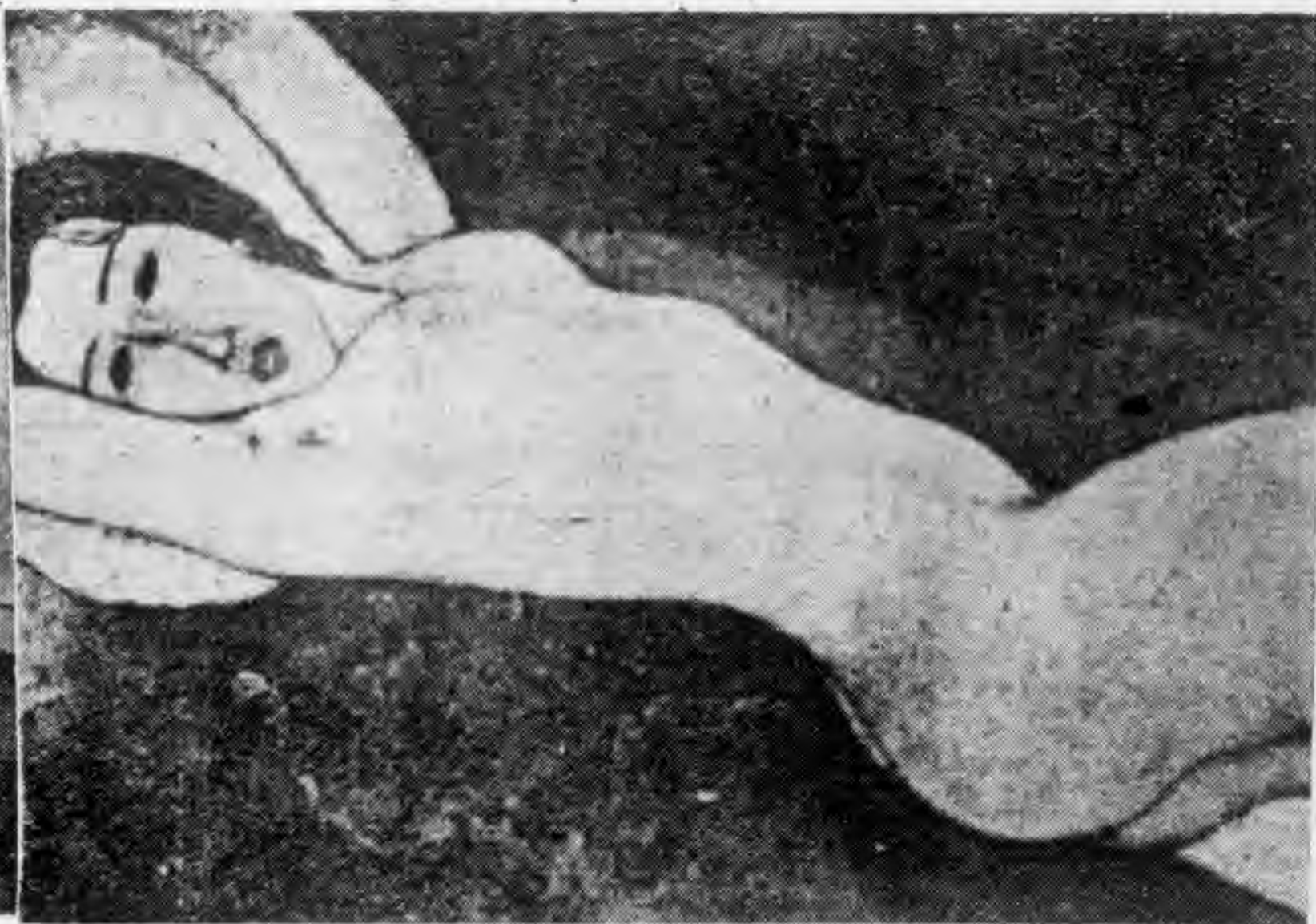
流浪的

孟瑪爾特區——巴黎的藝術街——十九世紀後半的名畫家大半全在這區裡久住的，莫迪里亞尼在歐戰前便漂泊到此地，古教堂，聖地，酒館，妓院，舞場，繁榮的

③



②





生涯

街市，斜面的裡街，兩側狹小而金灰色的壁頭，秋天的楓葉舞落在登石道路的街頭飲酒者的杯裡，何等感傷情景，朝夕寺院的鐘聲，更給畫家音樂家與詩人的胸中加上一層煩惱苦痛。

他放浪消磨在這當中，無紀律的生活着，雖然分文沒有的情況下也不憂慮，食住常斷絕，酒後便蹣跚在街頭上，這樣六七年便度過，一九二二年的當時，他的一切姿態完全和流浪人(或流氓)相同，一九一三年後就移到孟派爾那市區。

巴黎的文化中心地孟派爾那市，大學校，寺院古建築，名蹟，及名家的墳墓，全建在此地，他短促生涯中最後的幾年間就住在那裡，當時正值歐戰爆發，戰亂的搖動，精神的，不安，極端的貧困生活，身體日弱一日，結核症的侵襲，使他更絕望孤獨了，盡日狂飲，憂悲日愈深重，生活能力更因之薄弱，作品在當時也不為人重視，傑作一幅不過賣十法郎而已，慘況日甚。

一九一九年末，他的身體已極端脆弱了，翌年一月，某日的深夜在孟派爾那市街上突然卒倒，在送到慈善病院的途中已經不省人事，翌日的黃昏在友人們看護下逝世。

死後得到榮耀

他的祖國得到消息之後，發表許以國葬，此刻莫迪里亞尼的真價才為世人明瞭。大的花圈裝飾在靈柩上，生前的酒友，畫友，純情感畫家，畫商，詩人，模特兒以及孟派爾那市全區的流浪者，全體來參加葬儀。

他的愛人在他葬禮舉行的當晚，墜樓自殺。

作品解說

油繪，彫刻，素描，絕對有他的獨立性，對於一切約束並沒固守，素描未曾專心研究過，素描的概念約束也沒固守，然而素描精神的基本，他已直接感到了，性質與量感能充分的表現出來，這乃是他唯有天才，油畫也同他的素描有相同的特性——古典的高貴性——雖然他周圍都是卑鄙的，然而他描繪的都是高貴性格作品，彫塑當然也和他的繪畫同樣的有高貴感。

作品說明表：

- |   |      |    |
|---|------|----|
| 1 | 主婦   | 油畫 |
| 2 | 橫臥裸女 | 油畫 |
| 3 | 童年   | 油畫 |
| 4 | 持扇女  | 油畫 |
| 5 | 作曲家  | 素描 |
| 6 | 裸女   | 油畫 |
| 7 | 畫友肖像 | 素描 |





# 保 護 我 們 的 小 天 使 未 來 的 主 人 翁

(汪 躍)

因為兒童是未來的主人翁，所以有保護的必要。雖然我國對於保護兒童事業，並不如歐美各國的完備，然而，在世界上最先注意兒童保護的，總該首推我文化最早歷史悠久的中國。

考史記所載：歷代聖皇以及賢明官吏，都以慈幼事業為立國要政之一，像越王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宋代的慈幼設施，清代雍正二年，諭旨獎勵各省紳耆廣設育嬰堂，這都是歷史上最顯著的保護兒童的事實。

兒童保護事業的設施，我們不必如歐西各國的好高騖遠，我們只就國家經濟情形和一般兒童的需要，也該有一個計劃。

現在我們以討論的態度，在這裡發表一些管見，讓大家給予一些注意：

僅僅保護已生的兒童，未免不能盡保護之能事，更希望一般人們在着意已生兒童之外，對於優生更有一番保護。



## 結婚常識的灌輸

農家，在耕耘的時候，照例要研究怎樣選種，如何下種，怎樣培植：

經過千般仔細，萬種審慎，那末才會有滿意的收成。人是萬物之靈，雖不同於栽植一顆果樹與一畝良田，但究竟「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生殖原理，總是相差不多的，健康父母的結晶總不會是羸弱的孩子，羸弱的祖先也決不能產生強壯的後輩，這是牢不可破的道理。在過去，男女結婚都以爲是可恥的事，所以一般父母在偷偷交媾之外，很少聽到有人把性的事實告訴過第三個人，不怕是患染了性病，也扭於積習，不肯說在明處，因此在生殖上無形加添了多少障礙與暗礁。

更有一些父母在張羅子女結婚的時候，只能在子女結婚的前夜，吞吞吐吐對他們談些若隱若現的性行爲之外，至於所謂的性教育，根本連父母也無法得知，這該是最可憐的事。我以爲：此後應該設立「夫婦常識諮詢處」，予新婚夫婦一些方便，或用文字或用口頭把性常識與性教育普遍開來。

## 避免疾病患者的結婚

男或女，無論任何一方面患者疾病，都不能夠結婚，否則，不只會把疾病傳染給對方，且能使本身病體加重，甚至因病死亡。記得從



前，無論男與女患了癆病，家長們却要逼令着子女結婚，說是「沖喜」，他們的意思是說：男女一經發生關係，任何一個病患者，即可減輕病勢，剷除病根，這真是荒謬的作爲。

如果你就要結婚，請你馬上到醫院檢驗，證明一下，是不是自己還有什麼疾病，而後再去結婚。忘記了是那一國文明國家，在男女結婚登記時，由國家當局檢驗身體，健康備能及格，便有結婚的可能，不然就不被允許。這種限制，雖說過苛，但對男女雙方及其子嗣都有莫大利益。

## 注意孕婦的健康



當前，懷孕的女人，除了經濟富有與知識充足者還有注意本身健康的，可能外，其餘的女人，差不多都是不能理會這些的，即使自己願意對健康予以注意，而環境也不允許，譬如一些生產的女人及累於家務的女人，每天爲了工作而忙迫，身雖懷孕，而她的工作時間與工作時所耗費的精力，與未懷孕時並無分別，所以有的孕婦因了身體不勝勞累而致小產的每年都不在少數。我覺得：如果環境允許，能力允許，在一個懷孕的女人應該自己注意妊娠時的健康，如果自己力量不夠，那末只有希望人們在獎勵生育之外，還應該給一些迫於生計的孕婦以一種救濟，叫孕婦能夠保持她的健康，間接也就等於保護胎兒的健康。

## 孕婦的環境與兒童的胎教

不要以爲孕婦的環境與兒童的胎教是兩不相干的事，一個孕婦的目的視其所聽，對於胎裡的嬰兒確有着莫大的影響，因爲一個未出生的兒童他的智慧賢不肖，全由孕婦所造成，孕婦如能多看高山大川和廣闊平原，胎兒的靈性才會高曠遠大，所以說，在妊娠期中女人應該多瀏覽賢哲英雄的故事，使這偉大的印像沾染在胎兒的腦海，以資感發。







所謂胎教，就是說孕婦的身體與胎兒，從精神上給以良好的影響，管聽世間傳說：妾之子多蕩，沽之子多病，無賴之子多行不義，這並不是無稽之談，至於說，將門必出虎子，爹是英雄兒是好漢，不過是頑固者的偏執見解，但合乎科學原理的胎教却確乎是值得注意的。

未生兒童的保護，已經大略說了一個梗概，當然，這麼一點點的意思不能說是完全，但筆者一時想不到的地方只有待諸別位或來日再為申敘。關於保護已生的兒童，更是當前要務，一些作父母的，只知道：溺愛便是保護，信寵便是保護，這却是最大的錯誤，殊不知保護兒童也並不是極其簡單的事情：

### 不可戕殺嬰兒 嚴禁墮胎

很久以前，中國是重男輕女的，沒有知識的人們，一經生了男兒，還有撫育的趣味，但生了女兒，便要另眼看待，甚至將這不幸的女孩子生生掐死，近年來，雖說很少見這種事實，然而父母爲了生計的困難，無力撫養子女，或是爲了畏懼生產的難關，忍心墮胎，這又是一種殘酷而非人道的惡劣風氣。只說天津租界裡，在過去常常發現「棄嬰」，我們不問這些可憐的小生命是「私生子」還是另有原因，這事實總該絕對禁止其發生，最近天津名人創辦的保嬰會，確是值得推讚的一種德政。

### 廣設助產醫院 普遍生產知識

窮鄉僻壤，沒有助產醫生及助產護士，產婦與胎兒的生命多是犧牲在產婆的手裏，即使能够安然下生，每逢小兒患病的時候，也失去調養與療治的機會，這多少是對於一部分兒童極不幸極可憐的事情，我們只等待着，有人能



够籌措經費，設立助產醫院，同時將生產知識及小兒醫學常識普遍起來。

### 託兒所創立的必要

很多的女人，一方面服務社會，一方面還要撫育兒女，往往爲了顧全兒女的撫養，而犧牲了職業，這無論如何是一種可憐的現象，同時，還有一種生計維艱的家庭，生了小孩子，無力撫養，每每把小孩子當作商品出售給別人，無論這孩子賣給了富戶去作奴婢，還是賣給了人販子去作娼妓，都是值得憐憫的，我們希望有若干託兒所出現，專收容失去撫養的孩子們，近代雖也有託兒所一類的機關設立，但是收費過高，即是中等人家也難負擔這筆龐大的消費，所以，在城市裡的託兒所，數目應再加多，收費力求低減，至於農村裡及工業區，因爲幼兒的母親多至工廠或田間去作工，沒有工夫哺乳他們，看護他們，應該在每一個角落裡都設一處平民託兒所，白晝在託兒所寄養，晚上由母親抱回撫育。這該是最完善的設施。

這以上是一般兒童的保護事業，至於那些四肢不健全，或聾啞，或盲目……一些殘廢的孩子們，我們就可以置之不理嗎？這也是不應該的。



向來殘廢的兒童，在父母的心目中總以爲他們的前途並沒有多大希望，即使撫育長成，也難於有所發展，所以對於這種兒童的保護，從不注意，對於教育方面，更不關心。

近代的聾啞學校的創立，着實給人一種好感，不過事實上並不如何發展，街頭巷尾依舊可以見到一些殘廢的孩子，像垃圾一樣的被人任意拋棄着。

我以為聾啞學校無妨擴大爲殘廢兒童學校，收容所有給殘疾侵害了的兒童們，施以特殊教育，授以實用學識，使他們在將來仍然是社會上自食其力的一分子。

這種學校的組織，如果創立比較困難，却很可以在育嬰堂裡附設。

另外，還有一種不幸兒童的保護事實，也是我們不能忽略的，那便是收容一些流浪的孩子，這種不幸的兒童，既失去教育的機會，更沒有自食其力的本能，從小就被拋棄在街頭，跟着歲月增長而漂流，這種兒童很容易流爲強盜，沒有力量的，就只有凍餓而死。

過去的貧兒院，多是偏重撫養，而忽略了教育，我們希望能有一個或者是多個組織完善的貧兒院，專專收容一些無家可歸，沒有父母的貧兒，切實的教訓他們，陶冶他們，授與實用的技術，也不必專學工藝，負教育職責的，也該考察每一個兒童的天才而施教，同時設備上也要盡善盡美，這麼才會結收一個美好的果子

※ ※ ※





# 記賬

## 在每個家庭裡

冰馬

都是一種相當重要而富有興味的工作

它啓示你們「用錢的技巧」——它訓練兒童「理財的本能」

很多人都把賬簿這種東西看成生活上的一種贅瘤，說牠是守財獮的棺材，說牠是人生裡的惡魔，說牠平空耗費了人們的精神，說牠無端縲紮了人們的自由，總而言之，賬簿是家庭裡世界上的一種多餘了的東西。

本來也是，在一個頭腦清醒的人，只憑敏銳的腦力記住了每天的支出及收入也就夠了，何勞賬簿這種廢物來擾亂了神經。

可是你要知道，賬簿和日記却有着同樣的功用與效果，牠並不是一般人心目中所見到一種呆然無機物，而是一個相當於賦有生命力的動物。

當然你要說：記賬在家庭裡，是一件極其笨重，極其繁瑣，並且是極其苦惱的工作，用掉一分錢，就要記上一分錢的賬項，況且，自己家裡的經濟，完全屬於自己支配，又不消供於別人來檢查，比如說，替別人管理財產，倒也需要一份賬簿來分明指示給主人：怎樣收入，怎樣支出，以便一目了然，現在是自己當自己的家，何必去記賬呢！再說每天的勞作，已經是不勝其煩，倘再給賬簿分去一半精神與勞力，未免有些不值得！

不錯，這等說法，並不是沒有道理的，然而，我所以要說記賬和寫日記一樣的是種趣味工作，却也不是沒有來由的。

寫一份日記，猶之乎在紙上留下個人的歷史，同時，也可以喚醒過去的迷惘，提示未來的努力，日記可以作你進步或退化的準繩，日記可以作你成績和過失的參考，同樣的，記一部賬簿，可以衡量出你一向收入與支出的參差，可以比較出你今昔經濟力量的

強弱，之外，更可以清哲地參考出世界上的過去與現在的經濟變化。

你不要忽視記賬這工作極其微妙，而不值得加以理會，你不要誤解賬簿這東西是費力不討好的玩藝，至低限度，記賬是你用錢的一種標準，記賬以後，在你經濟狀況上，決不會漫無記律的「錢到時，如湧泉順手流去，用錢時，恨無術點石成金」，有了賬簿限制你的支出，明示你的收入，才能把錢平均均分配到家庭用項的各部門去。有了賬簿，你才不會顧此失彼，蒙頭露腳，扭受「有了衣裳沒食糧，有了食糧沒衣裳」的痛苦。有了賬簿，你可以截長補短，運用自如，獲收各項支付挹注的效果。所以我要說，家庭賬簿是幫助支配錢文的工具，輔佐生產的利器。

我這樣美化了賬簿的功用與力量，來向你說教，也許不會得到你的了解，我不問別個，我只覺得賬簿對於我個人是一種科學的東西，牠和日記都給我以同樣的趣味與快感，所以一向來，我是特別器重牠們的。只說日記，我在過去就命名牠為「生命的流水」，牠記載我一生的事蹟，有了牠，可以解消我的苦悶，調解我的情緒，記一件興奮的事實，我會更興奮，但記一件不可告人的痛苦，我的痛苦好像對誰宣洩過一次，立刻它會消逝無踪，同時呢，記賬又給我特別的愛好着，記了賬，我可以知道我這一天是不是有所浪費，而且當我花掉一分錢，我馬上要寫在袖珍賬簿以後，就像把一個偶然飛來的靈感送進我的札記，有了賬簿可以代勞我的記憶，它減輕了我的腦筋的負擔，不怕我一天花去多少記不清數目的錢鈔。

賬簿對一個人有着不少的用途，對於一個家庭，當然有更多的利益，至於賬簿的記法與格式，全要在自己去措置，只要有經驗，有閱歷，有聰明，自會有一本清哲，明瞭的賬簿，用不着誰來饒舌。

還有應該提到的，每個家庭裡的每個孩子，也應該人手一冊「自己的賬簿」，因為童年是整個人生的起程，從小就有記賬的鍛練，相信將來，對記賬一事決無苦惱，決無人不敢出，寅吃卯糧的後患，況且，孩子們的記賬，也正好是給父母一個鑒別，調查子女的證據與參考，所以說鼓勵孩子記賬也是家長的主要責任。

父母給孩子零錢太多時，很易養成孩子們的依賴性與浮華氣，但太少時又未免顯得固執一些，無論怎樣，孩子們把錢胡亂花掉，連他們自己也沒有了一個系統，這該是很有危險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有一個賬簿在孩子們的手裡，相信孩子們對自己也有了一種儉約與檢點，只教導孩子們去儲蓄，並不是絕對良好的習慣，只會儲蓄，不僅會造成看財奴，並且孩子的浪費金錢的習性，依舊不能根除，有了記賬的訓練呢，却可使孩子們養成理財的本領。

記賬在家庭裡，是這等重要，是這等不可缺少，我們願每個家長都在這一年的開始裡，一體從事起來這趣味的工作。你應記住：記賬給你多少興奮，記賬浪費不了你的光陰。

# 男人誘惑與金錢威脅

## 女人的賣淫

吳慧貞

### 娼妓並不卑鄙，並不下流，她們自有她們的苦衷 女子依人籬下，寄生人間，不異於出賣靈魂肉體

由於娼妓的公開賣淫，世界上顯得活躍了許多，但同時，這世界也就因了賣淫與買淫的活躍，人們生活裡便夾雜了多少淫靡與騷亂的成分。

自古至今，賣淫這營生迄未稍衰，並且它好像也跟着文明的邁進而逐步昇騰，尤其是近代，這賣淫的風氣似乎更加濃厚，賣淫的女人也越增大了數字。

也會有人徹悟到：娼妓是罪惡的源泉，因而一再提倡廢娼，直接制止女人的賣淫，間接勸阻男人的買淫，然而他們所收到的效果，却是毫無成績，甚至是欲減反熾。這該是出乎一般提倡廢娼者意料之外的。

禁止賣淫，不只我們中國有所提倡，就是第一流文明國家，也一樣希望着取締這妨害風化的娼妓事業，但結果，表面上雖然一時斂迹，而實際，賣淫的女人依舊暗中賣淫，巴黎地方，妓館固然公開存在，倫敦雖沒有顯著的娼妓營生，但女人賣淫却和別國一樣旺盛。

本來，一個女人，若果依靠了一個沒有婚姻關係的男子而生活，是很可耻，是很不名譽的事，然而在事實上推想，却是可能的。因為一個女人，只要把道德觀念放在一旁，法律又沒有明文干涉，任何一個，都可以靠着出售笑臉，販賣肉體作生涯，況且賣淫這種事業既屬輕而易舉又能博得豐足的代價，比起服務於任何職業上都

要自由，當然，這給予一些德性薄弱的女人不少的興奮。也正由於賣淫這種事業有着無限的希望與無限的興奮誘惑着年輕的貧困女人，才造了種種墮落的危機，一些意志不堅，醉心富貴的女人只瞧到這下賤事業的光輝耀眼的一方面，而料想不到其最終下場的險境，所以她們很容易胡天胡地的在金錢衝護之下討生活（！），找生趣（？）。

仔細推敲起來，這情形，跟商販的騙取金錢並不一致。爲着金錢的關係，商人們按住了天良，經營他們的事業，貪而無懼的強化了他們的陣容，讓金錢踏進他們一手打開的寬敞大道，一切廉恥，道德，都已不被他們重視着。女人的賣淫，跟經營一種商業又有什麼區別呢？如果商人可以這樣自炫：「我們是憑買賣掙錢！」賣淫的女人又何嘗不可這樣誇耀：「我們是憑笑臉換取代價！」再如果：有人罵到「我們是憑笑臉換取代價！」再如果：有人罵到賣淫的女人失去自尊，喪盡廉恥，可是商人們低價買來昂價售去，怎麼不能說是不講道德，埋沒良心呢？

記得半世紀以前的詩人 Oliver Goldsmith 說過這樣的警語：「商業所克服的地方，廉恥已經喪失殆盡了。」賣淫者與商販在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分別，不過一個是靠着姿色爲生，一個靠着貨物吃飯罷了。你不必小觀了女人賣淫，她們跟商人同樣沒有罪惡可言，再說，一些男性們，多是寧肯花大量錢財去眠花宿柳，而不願拿出有數的幾文錢來作慈善事業及公益事業的，更有些頭腦畸形的男人們，他們會講這樣的道理：坐洋車是憐恤車夫，買笑是幫助妓女。你够能罵他們狡猾嗎？倘使有人會非難他們，他們却另有一番道







理，而竟把什麼「食色性也」來作護身符。思想略新些的人們，還要說：生活裡如果有個女人來調劑，心情就非常興奮，對事業與人生也就格外感到十足趣味；如果從不接近女人，也許個個都會麻木下去，一些生趣也沒有。就這樣一來，三餐可以不吃，北里不可不逛，高興的時候，找個女人歡快一下，不高興的時候，找個女人刺激一下，總之，把女人當作了調劑枯燥的工具，充實精神的食糧，用鈔票作先鋒，無盡無休的奔命報効，商品化了的女人，於是爲着迎合趣味而產出。

另外，有許多事實與環境簡直是逼着女人們踏上這條路子，就像舞女，女性招待一類的職業，她們差不多都要以容貌及服飾招徠顧客，一些雇主把她們的身價看得很低，他們說：倘若家庭經濟力量充足，她們決不會出來謀生的，因而他們把她們的報酬訂得很低，像賤濟一個花子似的，偏偏近年來女人們想謀生的特別多，競爭的結果，她們會以性的關係，年輕的關係，貌美的關係，修飾入時的關係，來維持她們的地位，立定她們的脚跟，掠取她們的酬報，並且更有一些知識低淺的女人，多想藉着服務社會的機會，物色一位丈夫，好救她們跳出樊籠，甚至有的利用性的誘惑，笑的挑撥來撩亂男人的注意與青睞，這都不外乎女人舊有的劣根性——依賴——不能盡除，而形成了女子職業的畸形發展。

而今，打着職業的招牌，兼操皮肉生涯的女人，已經是屈指難數，於是沒有容貌，沒有誘惑，慧機廉恥，安分守己的女人們，無形中會遭淘汰，可是被遺棄了女人們，看生活的面上，到實在沒有辦法可想時，也只有拿出最後的本能，以「性」作查餌，來作鈔票以及其他的兌換物。

更有一些拜名的女人，或者想出風頭，或者想找地位，或者爲終身設想，而尋求一個歸宿，不能憑知識學問邀得人們的信任，黔驢技窮，只有把女人特有的本領拿出來，撒嬌，獻媚，犧牲色相，而企圖另謀發展，這麼，人們才肯賞識這種女人，提拔這種女人，這，無論如何，也算是賣淫的一個前奏曲，或是信號。

而今，不只大家公認女人是特殊的人類，就是女人自己，也並不否認：有着特殊本領才能生存。

也許你要說，女人並不是完全靠着賣淫謀生



的，這話並不算錯，正式出賣笑臉的女人縱使超過恒河沙數，究竟安於家室的女人總佔着多半數，可是我們應該仔細推想，刻下，那一個男人不是用女人的容貌的妍媸來作擇配的重要條件？從來，男人們很少拿女人的知識學問去衡量女人，從來，就沒有有一個男人忽略着女人的容貌，當一個男人挑選配偶的時候。

男人們總覺得：只要女人生得漂亮，性情溫柔，就算是典型的對象；女人何嘗不願意自己儀表非凡，修飾入時，她們也知道，倘不這樣，就恐怕不夠資格。很顯然，跟商品一樣，貨色較比優良，就容易物色顧主，貨色略次，就難免落伍，沒人選購，同時，優等貨可以高提市價，劣等貨可以減估出售，女人雖不是商品，然而却有着商品的嫌疑，男人供給經濟，等於商品的代價，女人陪着笑臉，給男人慰安，等於商品的效用，那末，男人娶老婆與女人嫁漢子，就不異乎商品的賣出與購得。

在過去，寄人籬下，靠着丈夫生活的女人們，充其量，也不過是每天用姿色來騙男人的飯吃，也不過是每天靠着嬌妍寄生在丈夫的腳邊，事實上這種女人並沒有跳出賣淫的圈子，只不過：娼妓是一種「零售」的賣淫者，她們是一種「批發」的賣淫者，娼妓是短期的太太，她們是長期的娼妓。當前，女人們已多覺醒，紛紛擺脫這無形的桎梏，只可惜一般男人並不尊重女人，仍以女人爲玩具，爲附屬品，這就無怪乎娼妓生涯的旺盛與女人賣淫的風行了，可是，偏女人不知自尊，不圖奮進，只求一生溫飽，不怕爲男人掏腳鴨，只要得到男人的愛，就算是於願已足，能夠找到一個靠山（所謂丈夫，漢子一流人物）的，就是一生的幸福，一時找不到靠山或靠山已經失去（或丈夫喪亡，或遭丈夫遺棄），說不定賣笑就是她一生唯一的依賴，固然，顧慮道德與名譽的女人不是沒有，然而她們終要受盡凄風苦雨的鞭笞的。



## 兒童故事

## 小小的病

黑 妃

早晨陽光在對面樓上跳的時候，小小便醒了，他靜靜的望着那陽光照耀着的樓窗裏有無限的春意存在，瓶裏有開得頂好的花，桌上放有頂好吃的糖果，那個，那個，在他小心靈裏想着的仙子一樣的孩子是頂幸福的。她叫小櫻，她的青綢裙和紅毛衣，便是頂讓人愛了的，所以她的爸爸媽媽什麼都給她買，在學校的時候，什麼什麼好看好玩的東西她都拿去過，有時小小喜歡那樣，她也很慷慨的就那樣送給他，可是，小小愛想：我愛，她一定也愛，我要了，她呢？他更記得媽媽告訴她：不許要別人的東西，因此他把東西又還給她，然而她好像懂得，所以小櫻每次向她爸爸要玩具，都是要一樣的兩個，一個留着自己要，把另一個分給小小，在別人眼裏他們倆是頂要好的了，可是在他們倆的心裏，却各自有着一點小小的悲哀，小櫻的媽媽知道她常和小小在一起玩，有些不高興，總禁止她說他的壞話，不許她把玩具給他玩，不許她把東西給他吃，更不許她和他在一起玩，說他有病，那病是很厲害的，誰和他常在一起便會傳染上，傳染上那病便會瞎了眼睛她好像有些不信：

「怎麼小小並不瞎呢？」

「別忙啊，他慢慢的就會瞎了。」她母親吓唬她。

「瞎了眼睛有多麼可憐啊！」她是在替小小擔心。

「是啊！你千萬不要和他玩了。」

從此她心裏更有些恐懼，可是恐懼一半半還是替小小擔心，她想：小小是個可憐的沒有人愛的孩子，他如果瞎了眼睛豈不更可憐了嗎？所以把話告訴給小小。小小問他媽媽是不是他真的慢慢會瞎了眼睛，他媽媽聽這樣問，便告訴他，那不是實話，那是小櫻的媽不願意小櫻和他玩才拿這樣的話吓唬小櫻的，並且說：

「以後不要常和小櫻在一起玩了。」

小小把媽的這句話永遠記住，可是他並不告訴小櫻，只存在心裏，漸漸的漸漸的在他心裏也變成小小的悲哀了。

於是他又常常想：為什麼小櫻的媽會說自己有病呢？他一想到這裏，便同時想起學校的很多同學也都說他有病，想必是自己真有病，可是什麼病呢？便又想起每次學校裏開運動會，自己總是落選。雖然功課考的並不太壞，可是那是自己日夜用功的成績；小櫻考得也不壞啊，為什麼她常常在玩呢？並不見她成天把着書本念，怎麼自己就不能玩呢？他愈想心裏愈悶得慌，因此，承認自己是真的有病。

果然，在忙完了大考便病倒了，加上春瘟醞釀，像小小這樣瘦弱的孩子是最容易被傳染上的了，所以一個春節的假日，他只在陰暗暗的洞一樣的潮濕的屋子裏，昏睡

的挨過去，可是他心裏牢牢的記住「春季始業」的開學的日子，他盼望那個日子到來的時候，他變成一個和別個孩子一樣的跑，跳，唱歌的孩子了，他不要別人再說他是有病的，他知道有病的孩子是最可恥的，他需要像小櫻一樣的活潑，一樣的被人愛！假日便在這樣可愛的希望裏飛過去，他已竟數不清那樣可愛的希望的日子到幾時才能來……

突然對面樓上的陽光裏閃出那麼一個窺窺一窺的臉來，他認得，那是小櫻。他想：小櫻今天大概又同他爸爸去看電影，要不，怎麼一來她就這樣喜歡呢？可是她洗完臉，却背起書包來。突然使小小興奮起來，他記起今天就是開學的日子，他應該起來了，他應該去上學，可是身子一動，一陣疼痛使他心冷了，他便哭起來，他哭，也沒有人管他，因為他媽媽在還沒有亮便上工廠去了，把他託給個隣居老太太照顧，可是那老太太又是蠻子。

哭著哭著他便又昏昏的睡去了。從陽光在對面樓上跳，一直睡到陽光跳得累了，回去了，他好像才朦朧醒轉來，可是屋裏黑黢黢的，他辦不清到底是在夢裏，還是已竟醒來，他的兩隻眼睛呆呆地望着牆壁，他心裏仍在想着早晨想過的事。

想着想着，覺得有一隻柔滑的手在撫摸他，他猜想：這是他的媽媽從工廠回來了不多時，另一隻手在向他嘴裏放東西，他覺得到嘴的東西是那麽香噴噴的，漸漸的他吃了十幾塊，他於是叫了一聲：

「媽！」

沒有人回答，可是一聲噴嚏代替了，於是他疑惑的回頭看，一個青綢裙紅毛衣的背影在門隙消失了。

媽回來的時候，他把這件事秘密在心裏。

這樣的事情，一天三天……的繼續下去，他每天吃着那香噴噴的，可是他始終只看見一隻青綢裙紅毛衣的背影而沒有看見正臉，漸漸的已竟有一個多月了，小小的病在不知覺中好了一多半，起坐都很方便了，可是每到天夕的時候他便裝睡在炕上，他需要那隻柔滑的手撫摸，需要那香噴噴的東西治病，他更需要聽見那噴笑，看見那青綢裙和紅毛衣的背影，並且，這天他是拿定了主意在等她，聽見她進屋來了，躡着腳走走，他耐着心不動，那柔滑的手又來撫摸，他耐着心不動，另一隻手又在向他嘴裏送那香噴噴的小餅兒，一片二片三片……他耐着心不動，到吃完了十二片的時候，這回他沒有叫媽，立刻翻身來抓住那隻柔滑的手，他看見了他叫了一個多月媽而始終只以噴笑回應的人，青綢裙紅毛衣正是他早已猜着的小櫻，小櫻手裏拿着一個瓶子，瓶子上邊有「若素」兩個字，他知道治好了他的病的東西就是「若素」，雖然他感謝小櫻，他更感謝「若素」，因為他從此已竟健強起來，不再那麼瘦弱，運動會也不再落選第一名永遠是他和小櫻並肩着，並不是成天把着書本念，而是念一兩遍便記着了。親愛的小朋友們！你們讀完了這篇故事有什麼感想呢？是不是你們有因為身體羸弱在學校的運動會上不能上場的苦惱？或者是苦於成天念死書而總記不住？不要緊，你們每天在點心錢裏省出一點來，便可買「若素」吃的了，中瓶三百片能吃二十五天，大瓶一千片可以吃八十三天，各大藥房均有代售。每天不過幾分錢，可以對你的身體和腦子都有很大的幫助，一定能像小小一樣的轉弱為強，學什麼都會，成爲一個最聰明最活潑最讓人愛的好孩子！

漫 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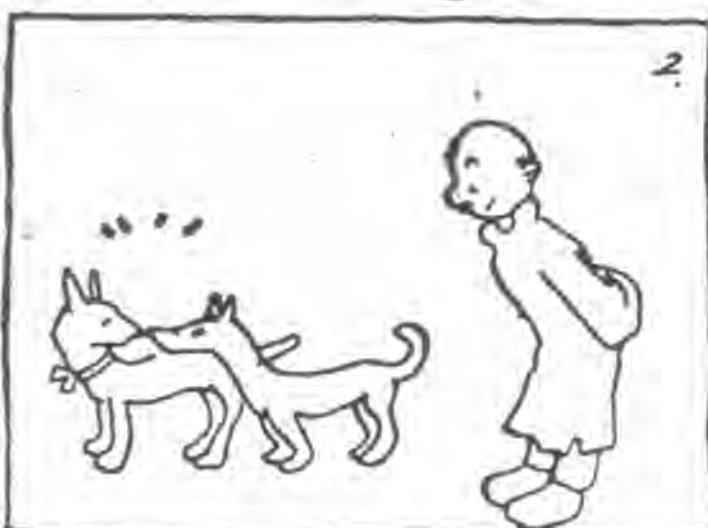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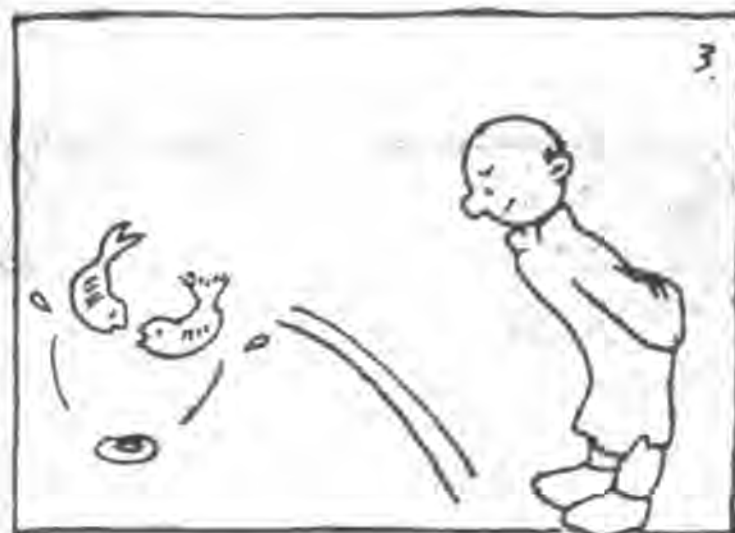
號二十二第

賜 歡  
稿 迎

連 續  
漫 画

秃阿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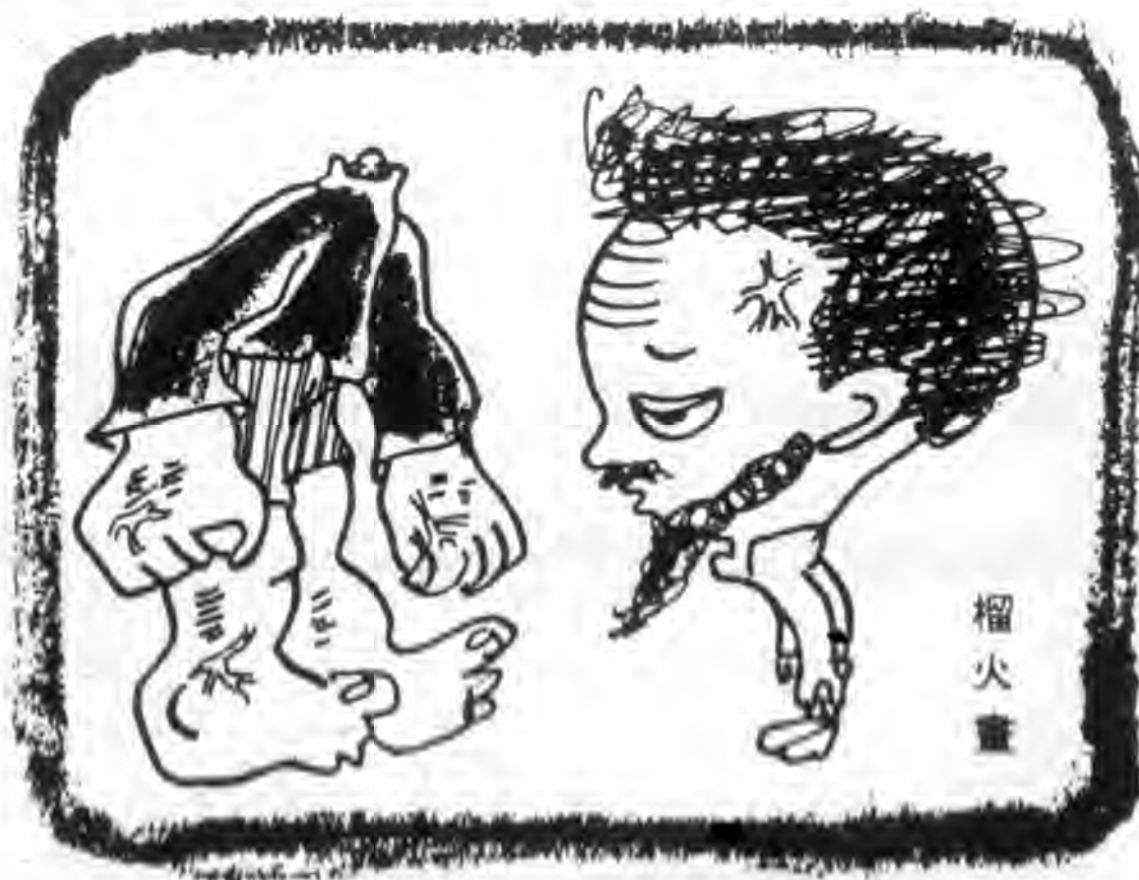
春 色  
惱 人  
秃 阿 三 画



作 淮 季 / 同 胡 死 是 邊 那 , 生 先



↓ 者 力 勞 與 者 心 勞 ..... 物 人 形 畸 的 裡 間 人 形 畸



榴 火 畫

閨 怨

葛 藤 作

斜 斜 依 桌 子 ,  
看 自 己 影 兒 痴 了。  
—— 灯 下 的 小 天 地 ,  
唉 !  
荒 涼 死 人 也 麼 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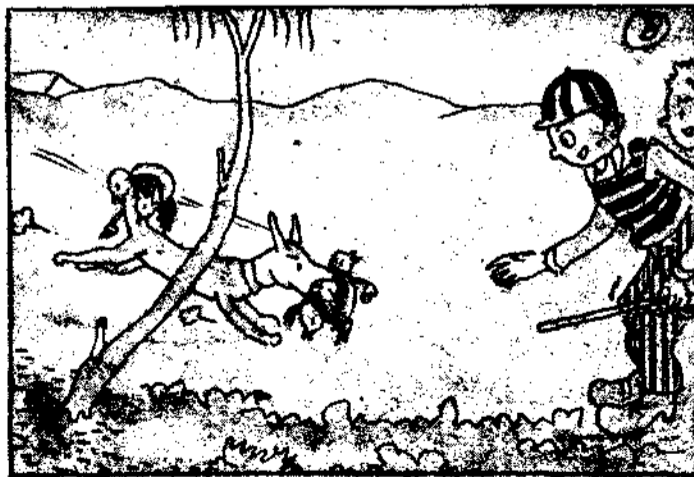
家 教 獨 幕 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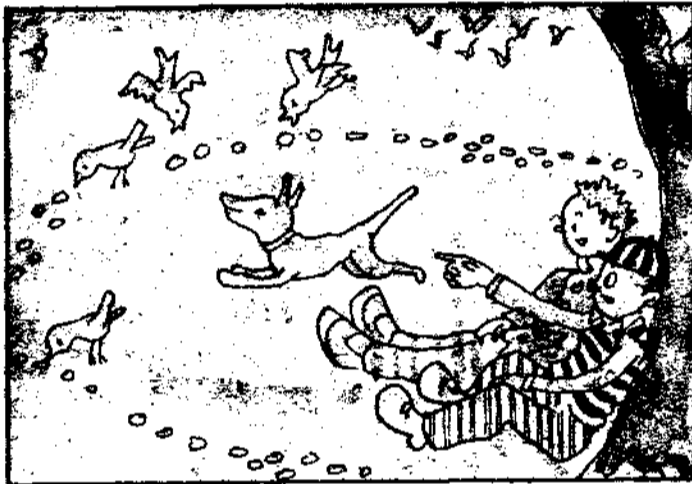
子 : 常 識 書 上 說 鴉 片 是 有 害 人 身 的 ,  
父 : 小 孩 子 懂 的 什 麼 , 温 你 的 功 課 去 ! 明 天 考 什 麼 ?  
子 : 常 識 ,  
父 : 快 温 常 識 去 !

王 昆 作 ( 幕 閉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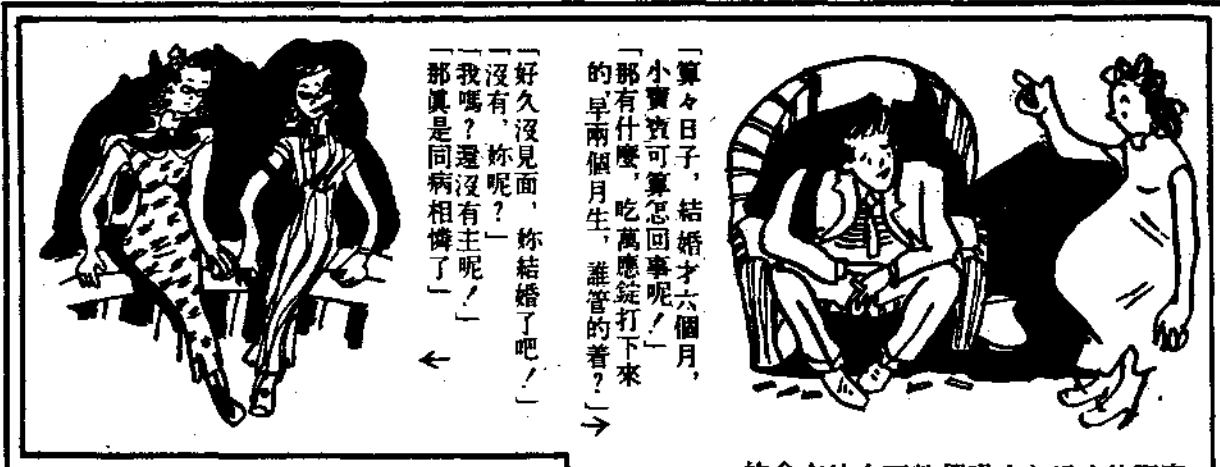




春 天 裡

# 關於女人的故事

琳 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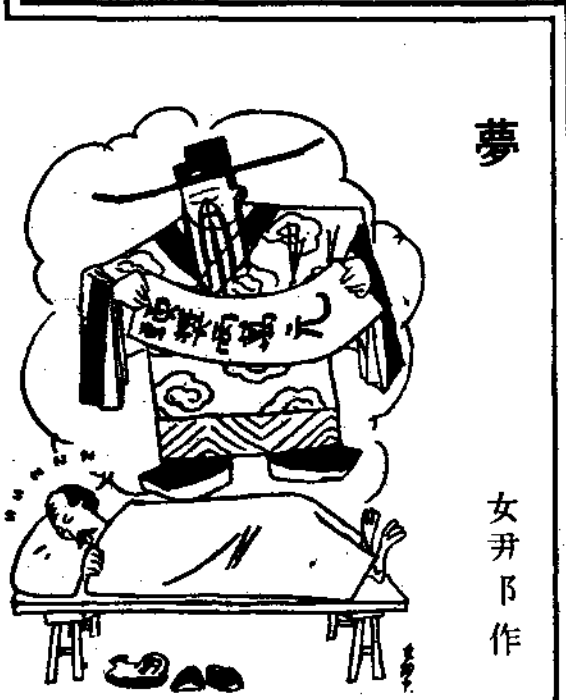
「算日子，結婚才六個月，小寶寶可算怎回事呢！」  
 「那有什麼，吃萬應錠打下來，的早兩個月生，誰管的着？」

「好久沒見面，你結婚了吧！」  
 「沒有，妳呢？」  
 「我嗎？還沒有主呢！」  
 「那真是同病相憐了！」

的命奔外在天整罵咀在)婦主的真寂却,了自在自可你,面外在天整:(夫丈  
 ↓ 涼清受裡家在我困



女:「對求婚的男子」:「好荒唐的東西,不照鏡子再來!」



夢

女尹卜作



圖 廉冠黃 ↓ 惱煩的年青



畫 詩

斜陽照墟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荊扉。雄雉愛苗秀，麗眼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吟式微。(唐王維原詩，語封面)







米高梅影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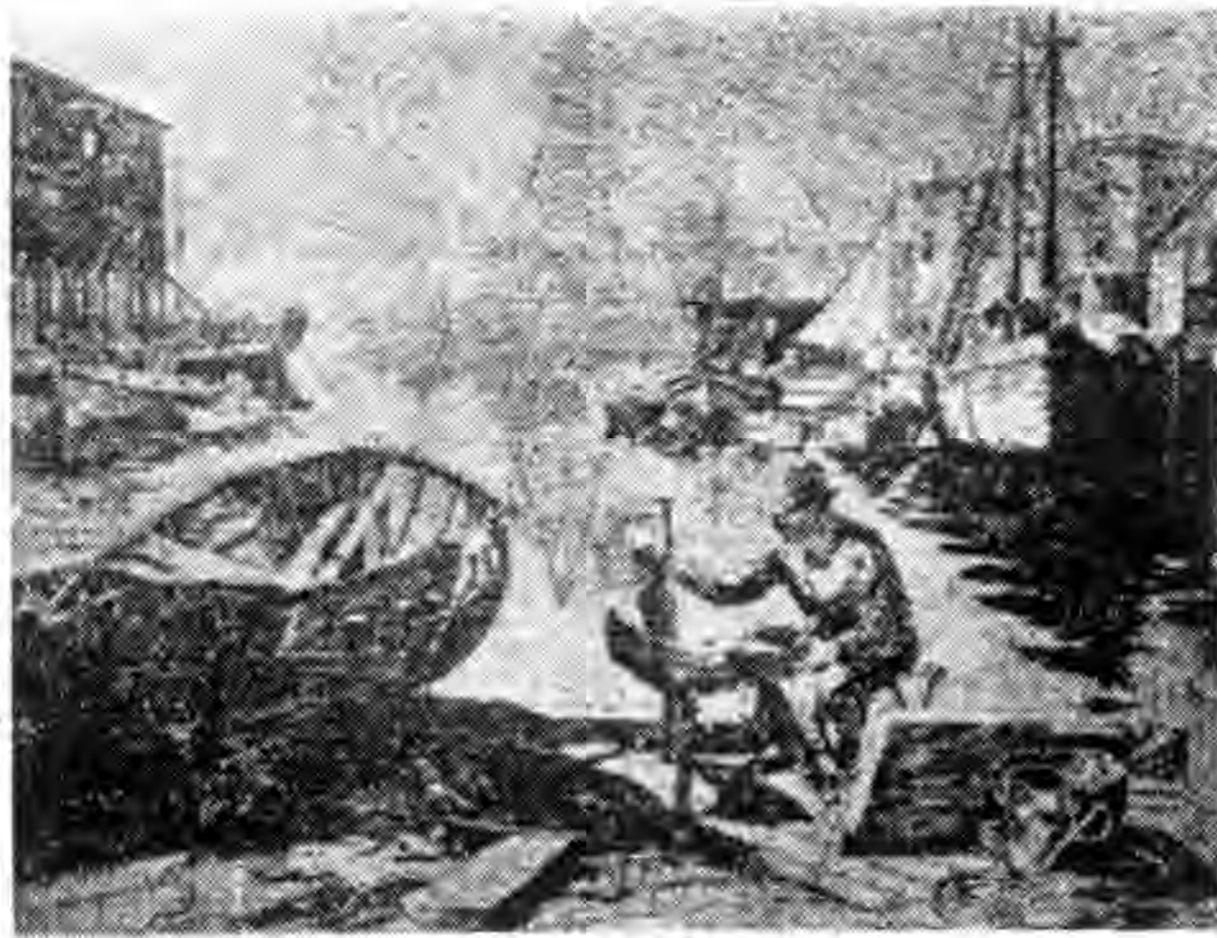
# 賴昂巴里穆

三十年的電影生

## 原 來 是 一 位 彫 鏤 家

活，造成賴昂巴里穆在影壇空前的盛譽，在他的初期作品裡，扮演著多種不同的個性角色，在銀幕上活躍，近年來，專飾一些白髮蒼蒼的老人，在各名片中串演，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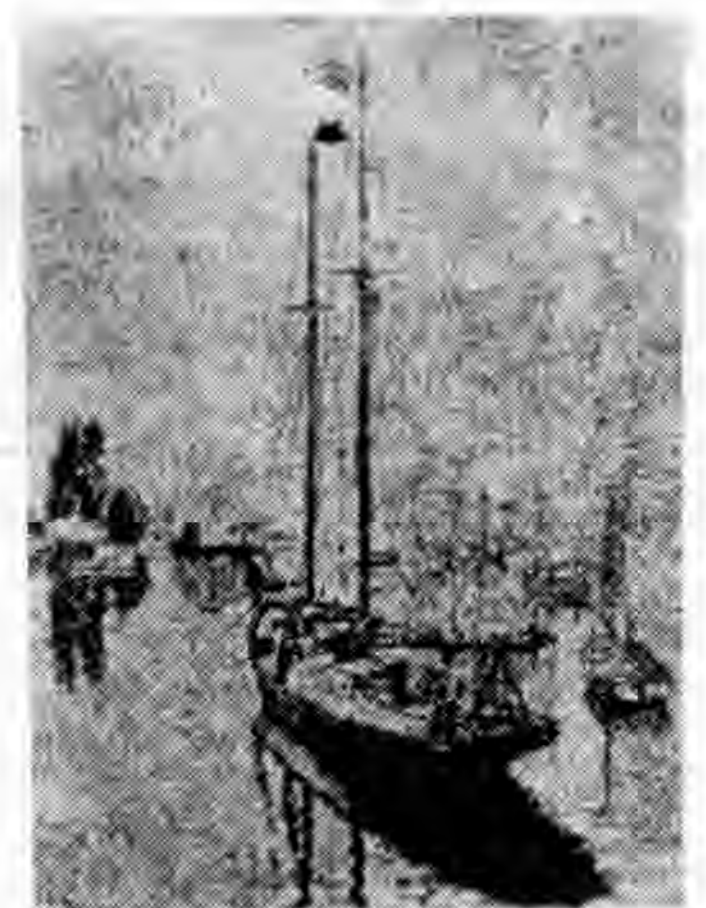
年來宏富的演戲經驗，不知給電影界造成多少光榮的史蹟，現在，他算是好萊塢的元老了，眼看一夥一夥新進



明星的躍進，有人提起他仍不愧為老牌電影皇帝時，他那蒼老的面龐還透露洋洋得意的神態哩！

他六十歲誕辰紀念那天，在朋友們歡樂慶賀聲中！他很快活的把自己演戲工作之外的彫鏤作品給大家看，衆人都驚訝這位老藝人的才能，賴昂巴里穆確是不凡，具有優越的演戲工夫之外，還有彫鏤的天才，他真不愧為多才多藝了。

一九三八年春季，美國彫刻家協會主辦的「百件作品展覽會」中，賴昂巴里穆也有多件作品參加展覽，這頁介紹的兩件，都取材於威尼斯，上圖是「河岸寫生」下圖是「威尼斯之波」，看看他彫鏤



技巧的優越，與他在銀幕上作戲的工夫相映，賴昂巴里穆——藝人也。

——榮棣——

四海四海四海四海四海  
四海四海四海四海四海  
**四海商行**  
四海四海四海四海四海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售 經

精 美 唱 機  
各 種 唱 片  
優 良 樂 器  
泰 西 樂 譜

各種樂器之附屬品

應有盡有一概俱全

王府井東安

大門街65號

正西單商

場內229號



FRED ASTAIRE



④雙足併起向上跳動，盡可能的高，身體緊貼舞伴。

⑤然後跳圓，右腳橫過左腳踢踹八次，再左腳橫過右腳踢踹八次。

⑥上圖是照④—⑤跳法，重複一次，男者緊抱女者之身。

# 派拉蒙新片「二度合唱」

實 蓮 高 黛 通 力 合 演

## 步舞新創泰斯艾瑞弗

愛看歌舞片子的影迷，對於弗瑞艾斯泰 Fred Astaire 的舞技，無疑的是萬分讚賞，常看電影的人，也沒有不知舞皇艾斯泰的，的確，艾斯泰實在是多才多藝，在以前，他與晶姬羅吉絲合演過多部跳舞的影片，莫不大受歡迎，如今，他倆早已分道揚鑣，只是他倆在銀幕上合跳的一些新穎的舞步，到現在還在影迷腦中有一個美妙的記憶。

一向，艾斯泰與羅吉絲演出的三十多種舞步，都是由他自己來創造，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一個電影明星，誰想到他還是一位日夜跟跳舞玩命的專家呢？

與晶姬羅吉絲演過「舞國帝后」一片後，他倆便散了夥，當時一般人認為這意外的分散，不但影響電影公司的收入，而更給一些影迷舞迷失望，不過艾斯泰說過，這不會有什麼問題，兩個人長久合作下去，也許會影響發展，藉着分散的機會，說不定還會有新的發現，果然，在「浪蝶春春」片中，他給與觀眾更多的貢獻，新穎的舞步，給舞迷們更多一些刺激。

最近，他與何姆士潘（一向與艾斯泰合夥研究新舞步的跳舞專家）又創造了一種叫 DIGIT 的新舞步，步法在這裡介紹出來，這個新舞即在派拉蒙新片「二度合唱」Second Chorus 中演出，事先電影公司方面曾大加宣傳與介紹，所以，這種新舞步已瘋狂了美國各地，一般舞迷莫不爭先試步。

艾斯泰是善於更換舞伴的，這次在「二度合唱」片中選定了寶蓮高黛 Paulette Goddard 來做他跳 DIGIT 舞的舞伴，高黛小姐經艾斯泰兩個星期的訓練教導已經跳得非常熟練，同時高黛小姐的輕美的身

體，藉着分散的機會，說不定還會有新的發現，果然，在「浪蝶春春」片中，他給與觀眾更多的貢獻，新穎的舞步，給舞迷們更多一些刺激。

⑩男女互以背向，手伸張而搖擺，遂作對面，然後再搖擺，男女各一手牽均。

⑪輕快步伐，順圓圈向前跳進，然後退後跳。

⑫拘手拉緊跳圓，結束舞步。

DIGIT





D I G I T



①在雷電華新片「二度合唱」中，弗瑞艾斯泰與寶蓮高黛合跳最新流行舞DIGIT。②男女外方的一隻手向前方伸開，右腳同時向前方踏進兩步。③向左方踏進兩步，向右方踏進兩步，重複踏進共兩次。

軀，與快活的舞步，更是錦上添花，預料「二度合唱」是一部頗富新噱頭的跳舞片，一般影迷，舞迷們，很可以期待着欣賞一下。  
(麗絲)

# 莎麗鄧波未脫離影界

## 近與米高梅訂 合同拍攝新片

童星莎利鄧波，一向擁有大量的觀眾，一部新片問世總是哄動得萬人空巷，幾年來，總坐著最紅影星的第一把交椅，她的演技，雖說愈來愈退步，不過她演一部影片，公司便發一筆大財，確是事實，去年春季，她完成了「青鳥」BLUE BIRD 一片，同時與二十世紀福克斯的合同也滿了期，於是一般人，大事宣傳莎利鄧波從那時起，退出電影圈了。

事實呢？莎麗鄧波聽母親的勸說，的確沒有與二十世紀福克斯公司訂新合同，不過莎麗鄧波本人對人表示，並沒有不再演電影的決心，暫時休息一下而已。

足足沉靜了一年的工夫，最近荷來場又醞釀着莎麗鄧波重上銀幕的事，而且她時常與米高梅公司方面的福斯特先生往來，現在，才正式宣佈了莎麗鄧波已經與米高梅公司訂立合同，計劃拍攝新片。



米高梅公司一向以紅星高於天上星自豪，這次莎麗鄧波入米高梅演新片，我們很希望對於鄧波有新的發現，因為以前她的影片，相當不使我們滿意！（圖為莎麗鄧波與福斯特）

伍

⑦臉向前，握手舉向上方，雙腳跳上三次。

⑧跳上三次後，雙手舉開，轉跳三圈，然後身體自然的斜傾。

⑨舞女轉身近舞男，順勢向左跳進，片刻休息後，搖擺。



PAULETTE  
GODDARD



# MEMORY

右洛

教堂的鐘聲響了，悠長的，徐緩的，搖動到我心底（那邊，洋樓的葉子無聲的飄下來了，一片，兩片……）。是晚禱的時候。

空氣裏浮漾着靜寂的長街上，金子一樣的陽光揉着我的肩背，我的脖頸，我在追逐着自家的影子漫步。遠遠的有銅鈴的一串響聲來了，咭咭車鈴，咭咭車鈴，交響着「得得」的馬蹄聲，是一輛馬車，車夫和車配着「得得」的拍調搖搖着，悠閒的。馬蹄踏，車輪軋那黃萎的落葉（哦，那不壓痛了它們的靈魂嗎？）而銅鈴和馬蹄的交響遠去了，消散了。敲鐘人為它們奏着禱歌；一陣風來，捲走了它們。到了到街的盡頭時，我又撥轉身來，向來路上，這回是影子追逐着我，陽光輕輕的拍擊着我的臉龐。我追逐着影子變成影子追逐我，這是幾分鐘間的變化；由並排的兩個影子展下一個影子，這變化經過的長遠一些，警方說，幾十個月，也就照樣的夢一般的消失了。這鐘聲振盪我耳膜有多久了啊！而遠遠的，遠遠的我的回憶，却被一陣風颳回來了。

「我也喜歡在這條靜寂的長街上散步。教堂的鐘聲響了，鐘樓的苗條影子躺在街上；我們就各追逐着個影子了。」

「你，你看那教堂鐘聲得夠多莊嚴，就連影子也在街上也這麼充滿了神祕味。可不是？然而，你也想過沒有，那教堂的鐘聲的陰影裏，那聖潔的耶穌聖像後，可隱藏着些甚麼？」三角臉上的那對炯炯的眼睛看定了我。

「怎麼？……」我張惶了。

「我說，那麼大片的陰影裏怎樣的妖魔鬼怪都藏得有；它們各自借了聖靈的外貌顯給人看，暗地裏做些個喝人血的勾當。你想真的耶穌會像那聖像嗎？那都是牧師們照了自己的臉兒畫的；耶穌進出於蠻荒大漠之間，歷盡了風雨嚴霜，總之是爲了人類的命運從磨難的洪爐裏鍛煉了出來的，決不會那麼油光滿臉，營養得很好的樣子。」

「啊，……不過，聽了悠長的鐘聲，看了牧師的聖潔，感了教堂內莊嚴肅穆的氛圍氣，人是多少總得受感動的。不是嗎？」

「你說那個，哈，鐘聲的確悠揚悅耳，我同你一樣，在這條街上散步就是爲了聽聽鐘聲；可是這和牧羊人的牧笛有甚麼不同嗎？伏伏貼貼到牧人的懷裏去，自然是牧人最所願望的。不過旁邊却站滿操屠刀的悍惡漢子，您這綿羊又該怎樣？儘管牧師怎樣怎樣，一個窮人若打擾了他的晚餐時，你看他那付面目。他們是由上帝派定來做牧師的，你不能有損他的頭髮。新近就有例子，某國的平民要用自己的力量爭取自由時，個個神聖的教堂都成了很好的戰場。我是見了他們的神聖派頭就要作嘔。……」緊繃的臉上，那口輔邊抹上嘲諷的意味。

「不談這個吧！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你讀過了沒？我覺得苔絲那樣的性格才是值得人愛慕；只有這種人才配說『愛』的純潔的。」

鐘聲響過去了，有一群雁在談翼朝落日一字形的飛去。

「『德伯家的苔絲』是一本好書，它是一部十八世紀英國那縣的風俗史。苔絲那樣的性格的確可愛——商工業還未高度發展的十八世紀這樣的性格會可能產生的；不過這只能當做歷史上的人物看，今日我們讀者，便感得不是很真實。比較起來，我倒是喜歡巴爾扎克的『歐貞尼·葛郎代』；這是一部描寫近代戀愛悲喜劇的故事，但是，橫貫了全書的陰影却是金錢。可不是，我們現代人的一切的行動全是受的金錢的支配。我讀這本書時，感得只是風俗習慣和現代不同，那內在的精神却全然是今日人類的精神。所以至今還是非常真實。可不是？……」而夜已漸漸來臨了。（而現在，我一個人也已睡盡了這個黃昏了。）

屋頂上的茅草唧唧的響，「掃帚風」來了，外面正進行着無邊的夜。我的面前擺着一本書，昏黃的燈光映出來：「秋」。但我不想讀它。熄了燈，將窗子打開了，啊，外邊是個無月的夜！深沉的藍的天空，寶石一樣的星在映着眼睛，怎麼，經不起「掃帚風」的吹襲嗎？雖是這樣一個藍的夜間，在那無邊的四方，有無數的人在與「掃帚風」一同不

## 學校生活零記

倩

下課鐘一響！課堂裏立刻活躍起來！

「四眼站在桌角，慢條斯理的唱着，似乎是在唱戲。」

「玉又在研究人生活觀，寶釵和敏姑娘在談論。」

「王剛下課又上課了，真叫人煩得慌！」

「何先生提著三角板圓歸，不客氣的走進。」

「A、B、C、連起來！又是受罪！」

「一個個誰都跑不開的走到黑板去證題。」

「快說！李的表也不對！」

「快啦！還有一刻鐘！」運雞輕輕的說。我

們長舒了一口氣！

「今天嗎？不下課了，接着證三十四題。」

「得！我們互相的對了目光！」

「喂！溫侯！訓育找。」

「胡鬧！」

「真的！？」

「我沒錯呀！」

「沒錯也得去。」

溫侯輕擺柳腰走進訓育室，後面擁滿了大隊人馬。

「信！訓育先生發話了。認識？老實說。」

「幹麼不認識！」

「認識的信就這麼深切！」

「深切，還有更深切的事。」

「那你們……有婚約？」

「溫侯紅了臉，眼淚婆婆的走出來。」

「聽話聽音；溫侯，說實的，請糖吃。」

「吃糖！還什麼？」

「訂婚了，還不請，憑什麼？」

「愛吃嗎？買點！那麼大了，還要嘴吃！」

「大姐，外表好像是不平了；其實是激將法。」

「李！告訴妳昨天溜水的事……不說了。」

「爲什麼？」

「你替別人守秘密。」

「你發誓！要說就是『P.L.I.C.E.』」

「好！一個人，嘔！是學生，好率！穿的是……」

「好！一個人，嘔！是學生，好率！穿的是……」

# 故鄉的消息

藍韻

息的活動吧？「掃帚風」也是一個近在我身邊的條件了。在南方，一條亮光而白的弧線畫過了藍空——一顆慧星殞落了。光亮已經過去了，在我的印象裏仍是強烈的閃耀。「一顆慧星只能發一次光！」××的話又清晰的在我耳裏響了……

夜。

××和我在一片小小的草地上。夜影蓋住了一切。我們都互相看不清了，但兩顆跳躍着的溫熱的心却能互相感得。

「啊！看！那顆怪光亮的星，殞落了，成了一道弧線，多美麗，多光亮，多可惜！」

「可惜嗎？一顆慧星只能發一次光！何況它又完成了光亮，美麗，在你的印象裏發閃！」

「我覺得——啊，一個入總也得光亮，美麗一次的！」

「尤其，一個青年人是一塊石灰，他有他的一份小小的任務的。——××，我要走了。」

「爲甚麼？」我緊緊的握了他的手。

「天太晚了。」

兩顆心子燒起來了。夜是深沉的。

最後的迴聲拉過了，××不得不跳進車廂。車輪蠕蠕的動了，快了，我揮動着我的手，××也揮動着他的；啊，遠了，遠了，一長列的箱子載他去了，我的眼裏滿含了淚，一切都模糊了。××也在含著淚嗎？不，他是堅強的。

願下在車站裏的，只是一顆白楊，高峭的，孤獨的，無聲的落著葉子。

（而今會落了幾度的葉子了啊！）

十餘年的光陰儘消磨在異鄉的旅客生涯，對於那幼常望寂年的歡樂，兒時的故居，却變得更加懷戀了，常常寂寂的冥想著會有一陣不平凡的風塵來一些故鄉的消息，希望牠們帶給我，希望是希望，事實上關於我久別的家園的消息仍是茫然。

在一個陰霾的朝晨，由郵差的手裡接到一封黃糊的信，由模糊的信皮上依稀看得出是由故鄉寄來的，用驚喜以致發抖的手揭開了封口，抽出幾頁紙……

表姊：終日的驚恐與繁忙，使我們中間的消息不能彼此知道，然而我却知道你平安，表姊！想不到吧？大舅父在前年因受到過人的刺激已經死去了……其結婚了，最近就要做父親，你還記得從前我們都是天真的同伴麼？我們在沙土裡拾珠寶，我們在小樓上摘楊柳花串成人球帶在的頭上，我們在小橋上釣魚……芽變成了一個沈默憂鬱女子了，你記得她會領著我們一大隊的孩子們在雪裡跑圈麼？表姊，我們親手種的一行柳樹被斫了，我們的那個演劇的大戲台塌了（你還想到這個戲台的可笑的結構麼）表姊！我不願向妳說這些不幸的事情……然而，唉：你忘了牠們吧！願你的記憶裡的故鄉仍是那般和諧，幸福……

我把這幾頁紙攤在桌上哭了……清早的我看見了舅父，胖胖的臉，中量的身材，永著一付嘻笑的嘴；我見他仍在一叢野花下和我們踢毽子從他的頭上踢過去，又用脚接住再踢，他的動作並不因爲胖而減少靈活，他的周圍滿立了天真的孩子，男的，女的，都在替他記着數，他臉上充滿了笑……我見他買了一大把糖葫蘆，分給一堆孩子……我又覺着他仍舊拉着我在一片清綠的田野裡走着，頭上是碧藍的天……白的雲……他爲我講着「那個世界的故事，又時間我累不累……幾年的離別。我竟不能再看到他了，和飄的言語，胖的輪廓……在我童年的心裡牠們印下了深的痕跡。

我想起了麼，芽，緩和錫，我記得我們那黃金時代的遊戲和歡樂，我又看見了他們擔負着家庭的重擔在掙扎，在作着大人們的應酬，小橋，楊柳，沙土……那會留過我兒時的笑和足跡的地方；我會認牠們是我的樂園和天堂。如今，還存在着什麼？我的遊伴們呢？

我哭了，鴿子仍舊在天上飛，信紙落在地上，風啊！爲什麼你不應給我期待的消息，那故鄉裡的春天？那春天裡的故鄉！



拿碗的是桂芳，行槍的是景芳

是短皮外衣，他誠心總……我還是不說啦！』

「不說！不說！不說！Dear Wife——」

「昨天咱班有一位，同那麼一位，喝！親近」

「吸引力量！誰？」

「不說！不說！不說！咱們交情厚！」

「告訴我，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不說！不說！不說！誰？」



# 有一星火，永留我心間

胖兒姐姐

圖 圖

一個大歪桃式的頭髮，留在頭上，圓圓的臉蛋兒，細嫩得像一隻新結的蘋果。不熟識的人見了，都要對大人問一聲：

「是姑娘？是小子？」

「是小子！」大人答完了這句，推孩子一下，說：「給××鞠躬！」

那時候，都說孩子是最懂禮法的，記得常常被人誇：

「人家孩子多規矩！懂得禮法像個大人似的，成天也不出門，放了學，就在屋裏念書寫字什麼的，多好！」

其實，並不是不玩，也玩，頂愛和隣家的胖兒姐姐玩，玩起來連飯都忘了吃。

大人見了都說：

「像個小姑娘！」

沒有害羞，只把眼睛望望說話的那個人。

隣居的男孩子見了都說：

「一個小子和姑娘玩！」

懂得這話裏的侮辱，可是因為從來不會和人打架，唯有把不高興代替了憤怒，低下頭，不再像以前那樣高興的玩了。

「去，誰像你們成天的吵鬧打架玩，一點安靜都沒有！」

胖兒姐姐說着那邊，哄着這邊：

「咱不聽他們的話，他們是野孩子，咱不答理他們！」

分明聽了這樣的安慰話把不高興減去了一半，可是却還不言語，等待着

「好弟弟……你和我好了？」

搖搖頭，望望她，輕輕地笑了。

於是又高興地玩起來。

大人都愛說：

「把胖兒姐姐給你做個媳婦吧！」

臉兒熱了，可是有那麼一點高興。

練習自己

井 文

十幾歲的孩子，因為一向愛沉靜，整天埋頭在書案上，書案以外的世界還不大懂。

偶然，一羣孩子聚在一起，只有聽別人的份兒，沒有自己發言的份兒，不是不想說，一樣有很多的意思要說，可是，說不上來，好像，嘴不是自己的。

如果鼓着勇氣說話了，原本不是口吃的，不知怎麼竟口吃了。

於是，說着說着，自己動了氣。這樣笨的嘴，是應該給予懲罰的！在別

人不注意的當兒，「拍」的打了自己一個嘴巴！

「怎麼？」

臉兒熱了：「我恨！」

「恨什麼？」

「恨我的嘴太笨了。」

大家都笑了，自己的臉更熱了。

這有什麼可笑呢，難道懲罰只是給予別人的嗎？給予自己就會可笑？

「恨固然要恨，可是打也沒有用啊，」善意的，忠懇的勸告：「你應該

在注意別人之外，更須練習自己，沒有什麼。」

是的，注意別人，練習自己。

可是，愈發因為注意別人，而更胆怯於練習自己。

春 大 夜

鐵 馬

那還是上初中學的時候。

當春還沒到來的時候，便在打算，打算着春到來的時候必須做一件大衣

爲了同學們都有大衣。

是的，冬天的大衣太貴，做不起，一個冬季，只穿着袍兒單兒的，別人

都皮的毛的大衣穿得齊整，自己和人家一起走總覺得有些萎縮，出入在堂皇

富麗的學校門，好像門口的車夫都瞧不起，別的同學出來，都被車夫們給圍

攔着問要車不要，自己却沒有人理，只有低着頭，心裏又是氣，又是愧。

春大衣比大衣要來得省一點，雖然同學也有做那高貴料子的，可是自

己爲了經濟，做一件省一點的也未嘗不可以。

從疑心被人看不起自己沒有大衣時起，便把飯錢裏省出一半來存着預備

春天到來的時候也做一件，以擯絕別人的卑視。

春天到來了，同學們都把皮大衣毛大衣的脫了下去，換上呢的絨的春大

衣，鮮艷的美麗的在人前炫耀着！

沒有穿過大衣的人，這時候也帶其平常帶着肚皮省下來的一點錢做了一

件春大衣，當然，在同學羣中去比量是要有慚色的，但一想到憑藉着肚皮時

的難堪情形，現在居然也穿上大衣了，在人前誇耀便安慰得多了。

可是，第一天穿着新大衣上學來的時候，便有很多的同學：

「××你也做一件新大衣！」是瞧不起，是侮辱，懂得。

「多少錢做的？這是什麼料子？」是鄙夷，是輕薄，懂得。

你一言，他一句，所得到的，是比沒有大衣時加倍的難堪。始終，低着

頭，沒有一句回答。

到晚上回家，想起帶着肚皮存錢的時候，想起白天在學校裏的情形，心

有些冷然了。於是，把這件夢想了好久能誇耀自己的大衣脫下來，永也不再

穿了。

窘

裘 之 願

春天了，暖洋洋的太陽，曬在在身上，有些發燥。



風懶懶的吹着，吹綠了邊道上的樹葉兒。吹薄了人身上的衣服。計劃着：這個月的稿費下來，必須做一件袂袍。

於是看見別人袂袍是新做的，向人家打聽在什麼地方買的？多少錢？看見綢緞店櫥窗裏擺着的料子，也仔細的看看，比較價錢的貴賤，比較材料的高低，好像是，預備做幾十套衣服的樣子。

稿費取下來了，九元錢，在此文壇不景氣時的中國，也並不算太少了，可是，報費二元六角，紙煙店五元，欠小吳一元七角……得，不必算了，這已竟超過原來的稿費三角了，況且還有幾本書預備要買，那裏還有做袂袍的錢。

可是，春風却一天暖似一天了，就這樣一直穿着綿袍到換單衣裳的時候嗎？

還是文姊有主意，拼了一夜的不睡的工夫，把綿袍裏邊的棉花掏出去，改成了袂袍。

轉天，有人問：

「你的袂袍也是這樣顏色的！」  
沒有回答，臉熱辣辣的，儘低下頭去看書。

## 孩子的心

石龍 芮

頭上流滿了汗珠，由小顆結成大粒，順着鬢角流了下來。臉像是發燒。雖然口齒依然是遲鈍的，但是因爲自以爲有着很充足的理由，所以較平常流利了好些。

是爲了某一個問題，兩個人便有了分歧的意見。

另外的一個孩子，那對方，有着安靜的微笑，軟和的語聲。沒有汗，也沒有紅臉。同一感到的，是對於問題的興奮。

問題的出發，是相同的理論。說着，漸漸的便有了差異。當然，是有一個有了錯誤。但這錯誤在沒有正確的結論之前，沒有發現。這辯論便是爲尋找這結論而出發。

學識有着高下，對於討論問題時是無妨礙的。兩個人都不承認自己的錯誤。

滔滔地，轉了一些時候。終於，安靜的得到了勝利。一方面由於比較正確，一方面則由於安靜的結果。

「怎麼樣？」永遠是帶着微笑，那大一點兒的孩子。接着，他更發表了許多關於這個問題的見解。

自己已不示弱，但這時確沒有話來說。於是，挑戰式地說了：

「就暫時算這樣好了，明天再說。」  
固然，這種不肯承認錯誤，是不大對的態度，可是這種勇氣，還是值得尊敬的——自己這樣想。

搬參考書，找材料，興奮的地作着。準備着第二次的研討。臉再紅，汗再流……

## 跳進愛的漩渦

倪 蘭

不自禁的，一個怪使人心跳的影兒，時常偷偷地湧露在腦子裏。不敢想了，兩顆頰就熱刺刺的，心更發狂地跳起來。

莫解這種理由，其實也不是從小沒有見過男人的，而且，他也並不是和別的男人兩樣。爲什麼我從來見了男人都沒有什麼印象，而今他竟會這樣強有力地黏粘在我清淨的腦子上，不消失地擾亂着我的心境呢？……

每星期六，他照例要到我來，爲了正經。

熱烈地盼望着星期六的到來，想像着星期六這可愛的日子，將帶給我一樣的滿意。但是，等到星期六了，却又開始心跳，吃不下飯去，像將要降臨什麼大禍，我害怕，害怕他會立刻來了。可是，矛盾的心理的促使，却又忙着洗臉，忙着修飾，還忙着時常向外望，每進來一個人，我的心更狂烈地跳一陣，依然是盼望着……

終於他來了。我極力鎮壓着那不安定的心，想作出自如的態度。

「雲哥你來了。」分明是很平常的話，到嘴邊，立刻羞澀地，臉紅了。來了，蘭妹！分明也是很平常的話，但從他嘴裏說出來，聽進我的耳朵裏去，就像是經過了熱情的洗禮，而變成充滿着愛情的聲音了，液輪在我全身，每一個細胞都充滿了，沸騰起血液，加速度地流動着。

這是什麼原因呢？到現在我還不能解答出來。

## 擺脫了

華 容

二十世紀的孩子們，當青春時節，沒有一個不曉得戀愛這個問題的。而且，爲戀愛所纏繞的還大有人在。這問題，也會纏繞了我。

是一個帶了淚水的戀，帶了苦味的戀，當覺悟後的時期，矛盾心理的衝突佔了年青人的心。

知道的，是兩個問題：一個，帶着苦味的，淚水的戀，不會有圓滿的結果。預料到的，結果必是悲的成分的加重。一個，目前不是講戀愛的時候，仍沈溺在這漩渦中的，是墮落的行爲，是不可做樂的舉動啊！

從書本和人們的言語中了解了這問題，很清楚的。但怎麼擺脫不開呢？於是我陷入了矛盾之中。

唾棄了自己的懦弱：「是現代的青年麼，這個小小的問題，竟這樣纏繞着自己？去吧，吃人的念頭！」

由於書本的幫助，雖然是個孩子，這毅力，竟戰勝了懦弱留戀的心理。積於數年來的毒素的薰陶，是微微感到了一種悲哀的情感。漸漸的在自己的抑制中，把整個的交到另外一部分事情上之後，也就淡然了。

沒有它，活得能健旺。不是沒有它便不能活下去了的。相反地，擺脫了它却加快了向上升進的輕快的脚步。



貝貝

# 貝貝的日記

十二月八號

貝貝！今天外面冷你可不要出去呀（媽媽說）剛說完他又跑到外屋的門口，歪着頭瞪着眼睛，鑽着拳頭做出一種怪樣子，看着大人的臉，拉開他的嗓門喊：「我要……」（意思是要出去可沒有說出來）在大人們不注意的時候，碎的一聲，門推開了，又跑出去了。媽媽又追出去，你猜他說什麼，他說：「我給你們拿煤去，好生爐子呀。」說着拿了一塊煤就往屋裡跑，這孩子真把人氣死，把門鎖上，沒法子，他力一又力一又力一又力一又又想主意了，一眼看見老姨看報了，「老姨我看鐘表。」老姨翻來覆去的，找了一會也沒有找到。報的角搭在桌子下面，他站在地下正好看見，「老姨你看，這不是鐘表嗎？媽媽給

小讀者三國良

我拿剪子來，剪下來給貝貝帶上呀！」（他說的鐘表，就是報上登的廣告鐘表圖樣）

十二月九號

時辰鐘，剛過六點鐘，貝貝就睡醒了，張開兩隻小眼微

微的笑着，這時就要開始他的話匣子了。凸着小嘴兒唱什麼「何日君再來」，「飄洋過海賣啊雜貨」，「小姐姐妹來看花」，東拉西扯的，唱了半天，剛剛的把衣服穿好，這就喊王媽：「給我溫牛奶拿餅乾！」（這是他每天早點）忽然又看見媽媽端着一盆水，這下子可把貝貝嚇壞了，貝貝藏那兒去呢？「媽媽不好，竟給孩子洗臉。」雖然嘴裡這麼說，可是還哼唧唧的往盆前湊來。

十號

桌子上面放着一包糖，貝貝從老遠就看見了，可是他自已拿不到，定定神，忽然大聲的喊姥姥，我怕我怕。問他怕什麼，他說怕飛機，姥姥以為是真的呢，便把他抱起來了。結果他的糖拿到手了。再問他飛機也不怕了。

十一號

「媽媽你給我唱留聲機啊！」「給你唱，唱那個片子呢？唱賣雜貨啊？」「完了，完了，快上絛吧！」忙碌着用他的小手一壁上着絛，一壁說：「媽，我教給你。」

十二號

貝貝正在吃橘子時候，同時老姨拿刀子預備削蘋果，他望着老姨的臉說：「你是給



風金妹妹·曹小哥哥

貝貝削蘋果嗎？」我給你削蘋果，你可告訴我你姓什麼？「老姨問他：我姓石。」叫什麼？「叫貝貝。」幾歲了？「三歲。」屬什麼的？「屬老虎的。」那的人？「北京人。」快給孩子吧！把孩子急壞了。

十三號

貝貝最喜歡玩手電門，可是誰叫他玩呢？忽然聽見外面汽笛鳴響，他便借此說：防空演習了。「噫」的一聲把電燈關上了。

十四號

貝貝拿一塊紙，疊成三角形，就好像吃花生仁那樣，假裝的往嘴裡吃。「大家快看啊！」不知誰說。這一喊不要緊，他倒覺得慚愧了，於是用着兩隻小手撫着臉笑着跑開了。

（貝貝的媽媽石周蕙之代筆）

畫錯了您的肖像

王大科繪







(爾爾爾)

新春裡誰又樂意跟他們打吵子呢！

我們根本不該給他一文錢，可是在

他勝利了。像這樣無功受祿的人，

給，他們死也不肯走，到後來終是

思不過拿吉慶歌來換錢，你倘若不

爺太太，您多發財吧！」他們的意

右邊擺着聚寶盆……」他們胡亂唱

新對子貼滿門，左邊擺着搖錢樹，

新年。與「新

小年新月過

妹新春，花

慶，富貴

榮華萬

年。與「新

小年新月過

妹新春，花

**新春的叫化子**

張經雷  
畫並文

在天津，新年裏是那麼熱鬧，同時  
那些叫化子便也出動了，他們在年前早  
有預備，在每年的初一至十五這幾天，  
他們全體出發，到每家大門前，唱着同樣  
的調子：「大年初一頭一天，化子給您來  
拜年，正念喜，抬頭觀，前面來了三位的  
位仙，增福仙，增壽仙，劉海本是海小  
外仙，……年年如意多吉弟



王文芳畫  
及其照像



有錢的老爺們

光，剎那間黑極了，呀！真黑啊！我們都很害怕，假如我自  
己去的話，一定不敢上去，現在還好，有許多的人怕什麼？  
幽雅可愛，呵！我們現在已經登上最高峰了，站在最高的地  
方，看四周的地方，是很有趣的。  
我初到這地方，從這山旁看那環繞我們的風景，的確  
很美，可愛的山谷，令人感到非常奇妙！對面是小小的樹  
林——坐在大石頭上將鉤多麼自在呢，看那山嶺之  
間的風景，多美  
麗！這天然的景  
緻，我再不能用  
筆來形容它了。  
這時黃昏已  
經降臨人間了，  
我們什麼地方都  
玩到了，現在大  
家又該排起隊  
來走入歸途。

**集團遊覽玄陽洞**

王錦雲

那春初的天氣是多麼的  
晴朗。同學們早已到了  
學校，尤其是今天早上的  
太陽，忙得跑出去，  
排隊，我們的旅行團，  
走，真好玩。遠望，  
一面說笑，走，真好玩。  
往上看，藍天，清澈，  
鳥兒輕輕的飛，朝陽，  
個個可愛，陶然，  
野啊！可留個回憶，  
歌呼！可留個回憶，  
家也！可留個回憶，  
家也！可留個回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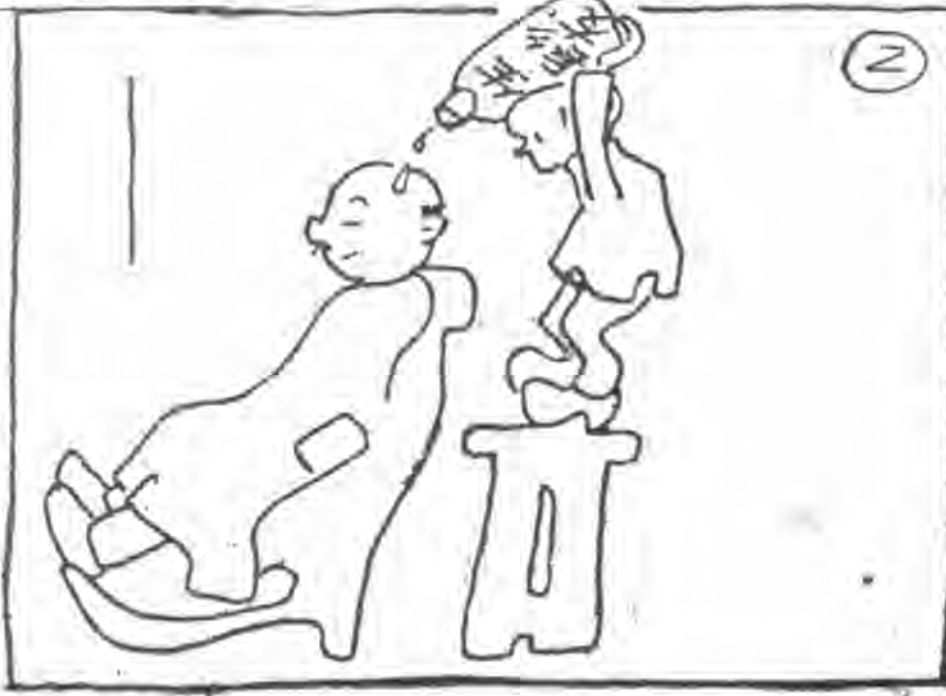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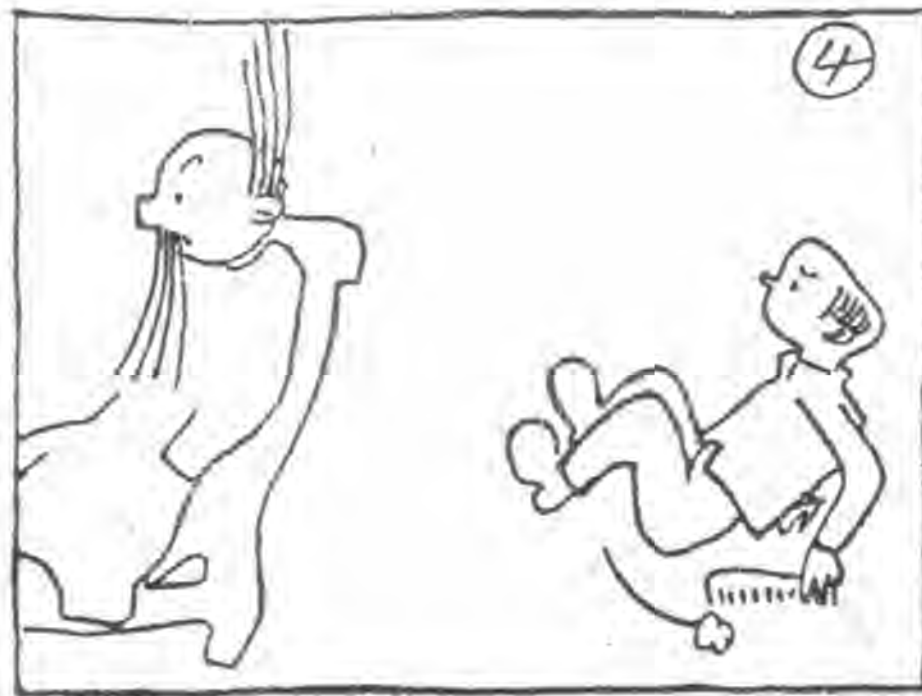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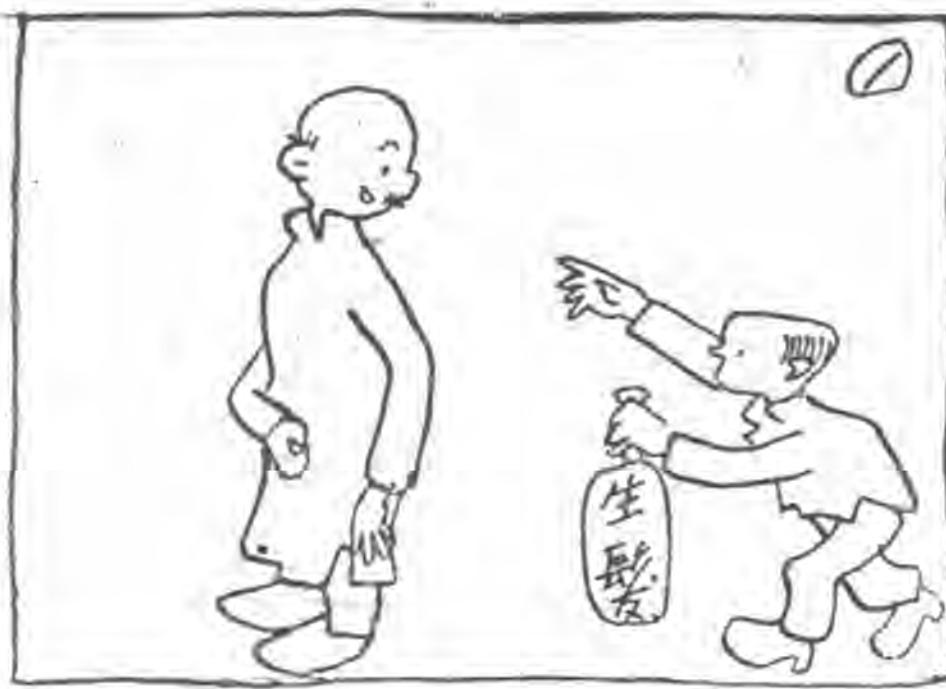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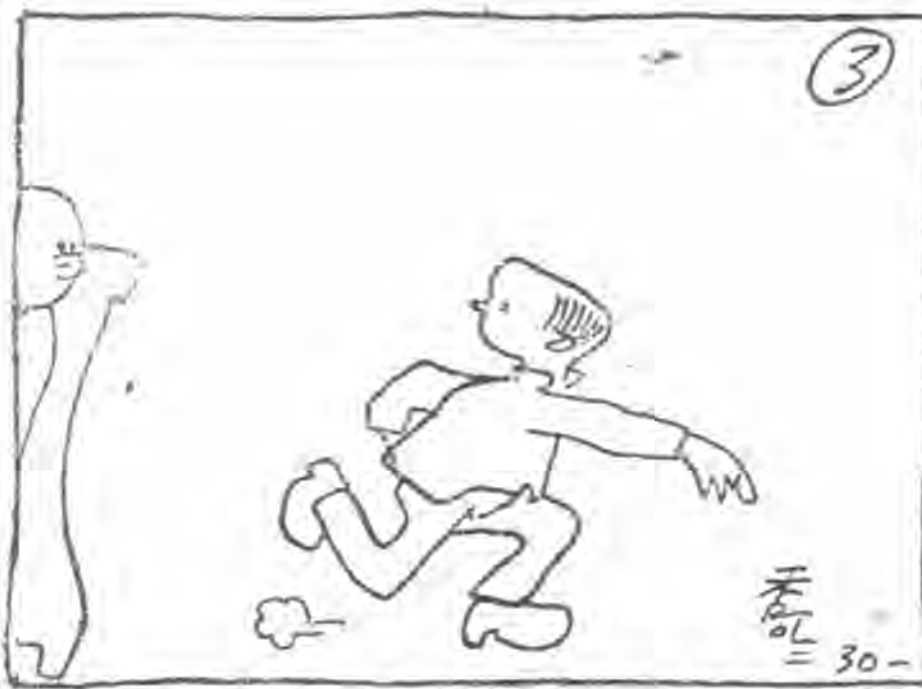
攝選世季者讀小京北



兒童連  
續畫漫

# 阿三

立竿見影 阿三



## 我的生日

今天是我滿九歲的生日，午後，母親給我煮好了兩個蛋，說：「兒子！你吃吧。」父親下班回來，也給我買來麵條。大姐說：「最好給她一條長長的麵條吃，祝她永久長壽。」吃飯時，爸爸對我說：「人的學問，當和年齡一樣增加。」我覺得這話的確很對，所以記下來，同時喚起諸位小朋友們，要為每年的生日而努力呀，不要只為過生日而吃蛋和麵哪。（張麗芳）

右：鄭北恆 中：鄭北興 左：鄭北豐



(津天於拍友朋小冬于) 頭橋的天春



(贈元德孫)白小張的歲五

## 全家福

天津市立第四小  
學校四年生王燕

全家福，真真好，裏面的學問很不少。全家福，民間寶，欲求知識這裏來找。小友們讀到全家福，精神一定非常好。



智希學者讀小歲七



# 容易弄錯的字

## 一 逢

惱 惱 懊 懊

腦和惱，都讀「鬧」的上聲。懊念「澳」的去聲。腦是腦子，腦袋。惱是煩惱，惱恨。懊是懊悔，懊惱。苦惱不可寫作苦懊或苦腦，惱恨不可寫作腦恨。雖然惱和懊都作「恨」字講解，但惱却是怨恨的意思，而懊則有些悔恨的意思。

舉例：賈豆腐腦兒的胡老者，在年輕的時候，常常給煩惱的事情擾亂着自己的心緒，因此他的腦神經早就損壞了，每每因為記憶力不強，不是惹惱了親朋，就是給自已添了不少的苦惱，所以他現在很懊悔（或作「很懊惱」），當初不該那麼自尋煩惱。

駝 駝 駝 駝

都念「托」的陽平聲。駝是駱駝，駝背，駝子（脊背彎曲的人叫作駝子）。駝是駝鳥。駝是駝負。

舉例：壁上有一副油畫，畫面上有一個駝鳥，駝鳥的背上馱着一個大包袱，小三子看見了這幅畫，便向哥問道：「哥！這隻駝鳥怎麼只生了兩隻腳？」哥說：「那不是駝駝，那是一隻駝鳥馱着一個包袱。」

佳 佳

佳和佳並不是一個字，讀音不同，意義不同，寫法也不同。佳音家，右邊是兩個土字。佳音追，右邊是主字裏面多寫一橫。佳是美好的意思，美女叫作佳人，好的文章叫作佳作，喜期也叫佳期，快樂的節日，如中秋，端陽，都叫作佳節。佳是鳥的總名稱，凡是短尾巴的鳥都叫作「佳」。

舉例：張先生常跟我說：「傳誦一時的盛事，叫作「佳話」，如果你一時不慎，把「佳話」寫成了「佳話」，那麼，被傳誦的事便變成了禽言獸語了。」

賞 賞 償 償

賞念「上」的上聲。償音常。兩字並不能通用，賞是賞賜，獎賞，賞識。用金錢或東西慰勞，叫作犒賞。心裡歡

快，叫作賞心，判別良劣真偽，叫作鑒賞。償是償還，賠償。達到欲望，叫作「如願以償」，所得正抵所失，叫作「得不償夫」。

舉例：平日我的經濟非常窘迫，因為所入不抵所出，常借債，去年我得到的年賞，一部分償還債主，一部分賠償別人的損失，所剩下的錢已經很少很少，因之我最賞心的事——購買一只提琴，未得如願以償。

許 須 需

許念「虛」的上聲，須和需念「虛」的陰平，這三個字常常給小友們用錯，例如：「不許出去」（不准出去），每每寫成「不須出去」。「必須用功」，每每寫成「必需用功」，需要大量資金，每每寫成「須要大量資金」。許是許可，應許，或許，也許，不許。須是必須，無須，須臾，須知。需是需要，需用，軍需。須和需通用，是在用作動詞時。但作名詞用時，必須用「需」，作狀詞用時，必須用「須」。

肆 肆

肆音四，肆音易。常常聽見有人說：「某人在某某學校肆業」，這便是一個錯誤。肆是放縱，如放肆，肆無忌憚。市街也叫作肆，如肆塵，市肆。此外，肆也是「四」的大寫。肆是學習，如肆業，也是講習，如肆習。

欽 欣

舉例：當他在小學肆業的時候，他的舉動就非常放肆，到他成年時，在一家酒肆當僕役，他的行爲就越發肆無忌憚，胡作非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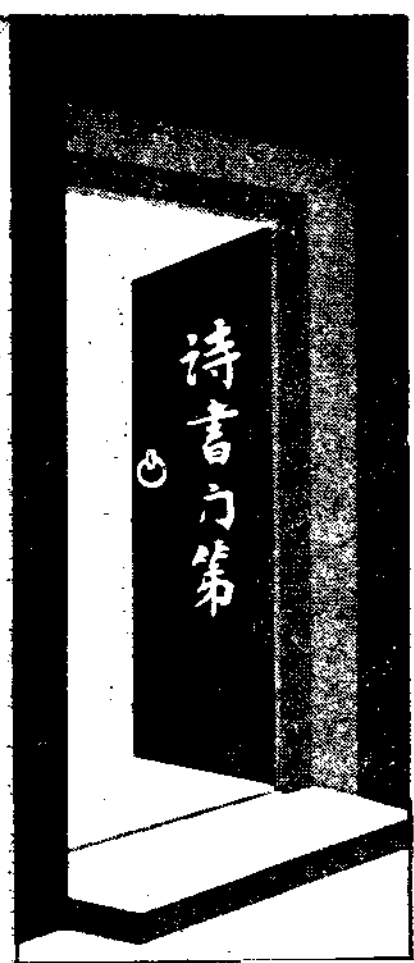
欽讀如親，欣念作新。有些小友把「欽佩」寫作「欣佩」，把「歡欣」看成「歡欽」。然而：欽是敬重，欣是快樂。

舉例：我們都非常欽佩李大師的手筆，所以李大師的油畫，一經出產，大家都要搶先欣賞。當然，李大師受大家的欽敬感覺特別欣慰。

# 容易弄錯的字

## 一 逢





作者呂行

三

姨太太在鏡子裏望見慧娟的背影消逝在門邊，立刻，一個意念爬上來，使她有些不高興，她感到這不是光明的勝利。

——固然，

她想：

——做大衣，老頭子已竟答應，自己是勝利了，然而，這樣的勝利却好像是有些被侮辱的，不是答應自己的時候，不如答應慧娟的時候來得痛快嗎？況且，更說什麼「看人家做，你便做。」這樣的閑話說給我聽……

越想越氣，不由得手裏的梳子便緩了下來，不由自己的，一梳子正刮在耳朵上，一驚，神經恢復過來，但是，一轉念間，立刻又想到另一方面去：

——不對，今天這老頭子有些古怪，怎麼以前愁眉不展的，半天沒有一點笑容，怎麼這丫頭一來，說是要做大衣，他反而眉開眼笑了呢？這裡一定有原故，如果沒有原故，我讓她壓下我去，那未免太難看，那不能，我一定要爭這口氣，不管是怎樣，且試探探老頭的意思。

想到這裡，她立刻把梳子停住了，回頭望望張子清，張子清才燒了一口煙上在斗門上，預備着吸。突然：

「我說，喂，給我做衣服你痛快嗎？」

張子清聽見語氣有些不對，抬頭看看，見她鼓突着小嘴，臉上顯着十分不快意的樣子，於是很快的回答：

「怎麼，怎麼不痛快呢！我的意思——」

「你不用解釋，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應該不做，我不應該看見人家做，我便做，是不是？本來麼，我做不做的沒有關係。」

「你看，你看你這些事，我想，我想你不如她——」

「是啊！我那裏能比人家，人家是千金小姐，我，我是什麼東西，當小老婆的。」說到最末一句，唱工，做工俱佳，竟會聲淚俱到。

這麼一來，張子清有些沉不住氣了，立刻坐起來，着急的：

「咳，咳！誰說你是小老婆來着，我的意思說你何必和她同時要，顯然你是和她學了，要做，什麼時候不可以，你說說，幾時你要錢買東西，我駁過你？你說說，那一點我不是偏着你？」

「得了，買這一點東西，你就值得說那麼些閑話，我們還敢多買別的，我還說什麼，我那裏還有新東西，也不過是那幾件穿出去讓人家笑話的舊衣服，今年春天做的兩件大衣，樣子也都不時興了，秋天我們也不會要做過新的，只想入冬你給做，還等我說話嗎？那裏知道，你這個人，人家不說話，你就裝不懂，這時候還說什麼我偏了別人，即這麼說，以後我便要，不到偏着別人的時候不止，幾時你心疼我再問着你！」

「好好，你要什麼，都可以，只是你單另說，不要和他們瞎羅合。」

「是這樣？」她望着張子清，張子清笑迷着眼睛，於是她再緊一句：——是這樣我現在就要。」

張子清沒有回答，可是一陣大笑却代替了回答。

「噢？笑什麼？現在我不是單另向你要了嗎！你又有什麼說詞？我並沒有合別人瞎羅合啊！」

「要什麼？」

「要什麼？……要你的腦袋使喚！」撒嬌的。

又是一陣大笑：

「好好，要我的腦袋也可以，拿刀來！」

「說正經的，我有幾隻戒指，我都帶厭了，上回在朱局長家我看見三太太帶的那隻鑽戒指很新鮮，聽說是在白宮裝飾公司買的，價錢也很便宜，才賣六百多，你要是給我買一隻，今天我便不去做大衣了。」

張子清聽到這裡，一時想不出回答的話來，當時只掩飾的：

「來來來，你先抽這一口，抽完了再說，好辦，好辦，什麼都好辦！」

「那不行，」說着走到床前，逼問着：「你先說買不買？」

「說買，現在我去買嗎？」

「看，我說是不是，臨到我的事，沒有爽快的，我說，你還辯白！」

「不是買嗎？咱一定買就完了！」  
「不是買嗎？咱一定買就完了！」她重復的學說，可是「買嗎」「就完了」等字却特別的加重了聲音說出來。

張子清笑了，她也笑了。但是她的笑却在嘴角上露了一露，立刻從鼻子裏輕輕的「哼」了一聲，面部的表情很快的變換着。

「買買買！」迫不得已的，但是還得做出滿不在乎的樣子，「多少錢？六百多？這裡剩下的，再加上方才那二百七，夠不夠？」再把方才裝進袋的錢掏出來，數一數，還有四百六，四百六加二百七，一共是七百三，「這是七百三了，足夠，足夠，錢放在你手裏，今天我還有一點事，明天我同你一起去買，這你還不放心的嗎？」說着把錢遞給她。

「誰不放心了。」笑着，把錢接過來。

「可是怎麼還不抽下煙呢，來吧！你抽了這一口，回頭你再給我燒一口，我抽了還要出去一抽呢。」再舉起煙槍來。

她在對面躺下了，接過煙槍來。

「你要是出去，讓慧娟雇車出去吧——」

「噢？姨媽怎麼又躺下了？」慧娟一步闖了進來，所以姨太太的話聽了個滿耳，雖然已竟猜出十之八九，但是她還沉得住氣，也正是因為她還看得起自己，知道這樣的女人她早已竟看不起，所以穩重的問：「不是一起去維也那服裝公司嗎？還不快換衣服！」

「啊，我想不去了，你先自己去吧，等你的做好了，我看看樣子；再說你爸爸說這幾天錢也怪緊的，緩一氣再說。」話雖然說得這樣的婉轉，可是慧娟却早已明白了這意思，因為她知道，姨太太一向不是這樣體諒的人，今天竟會說出這樣好聽的話，那不用問，一定是想掩飾方才的情形。但是她並沒有給揭破，只在旁敲側擊的：

「哦，哦，姨媽既然不去，我就不用坐汽車了。」說着，回頭便要出去。

「喂，慧娟，把錢拿去。」做父親的聽出女兒的話有些不痛快，唯恐怕她會因此而堵氣，也不去做了，那樣豈不太糟。在往日，其實這並不算什麼，而且是司空見慣了的，可是，可是今天却爲了北苑的五百畝地，爲了趙宗武那傢伙辦事的辣手，爲了自己才想出來的美人計，有這種種的關係，從今以後，從現在起，不能使她有一點不滿意和不痛快，如果她有一點不滿意或不痛快，恐怕對這件事都是不利的，那麼美人計完了，北苑的五百畝地完

了，官司失利了，以後的聲名也就完了，什麼都完了，爲了這些原因，必須使她滿意，使她高興，不只今天答應她做大衣，以後更要自動的給她買東西，買她喜歡的，買她需要的，那樣才能討得她歡喜，使她有美好的印象，以後什麼她才不會懷疑，才可以使她不會拒絕的答應了去嫁給趙宗武那傢伙，這樣才可以在趙宗武手裏討得了便宜，才可以使北苑的五百畝地的契紙上改換了張子清的名字，想到得意處，不禁高興起來，於是再補上一句：

「慧娟，你坐汽車吧，我不要坐汽車，我辦一件不要緊的事，不用汽車。」

慧娟接過錢來，用眼角瞟着姨太太，心裏在想：——這樣的女人真是下流，借着這麼一點事情便要說些壞話，固然，坐汽車不坐汽車並沒有什麼，可是今天老人家既然情願讓給我坐，又何樂而不爲！況且又駁倒了她的意思呢。於是更謙遜一下：

「那好嗎？」

「好，好，那很好，我沒有要緊的事。」張子清更爽快的，雖然姨太太一旁已竟氣得一聲不哼，張子清却心有成見，他心裏已竟預備下很多安慰她的話，但等打發走了這個再說，於是向窗外喊：「小紅！小吳回來沒有？」

「回來了，汽車早已預備好了。」小紅跑回來。

「小姐到維也那公司去，你去看看汽車。」

慧娟得意走出來，小紅也隨了出來，看看慧娟上了汽車，告訴小吳開到維也那服裝公司，車便開走了。

小紅望着汽車後邊的飛塵，默默的有個綺麗的幻想在她的腦子裏閃，但是，一剎那幻想隨着汽車的背影消逝了，醒過來却覺得自己痴呆在門前未免好笑，於是低着頭，一閃身跑進門來，然而却不提防一頭和一個人碰了個滿懷。

「小紅！跑什麼？」小紅的膀臂給人捉住了。

「啊……老爺！」小紅的臉紅了，向外掙脫着身子。

「小姐走了？」

「走了，您放開手，看姨太太來看見！」小聲的。

張子清哈哈笑了一聲，放開手，拍着小紅的膀子：

「進去看看姨太太，大概回頭要聽戲去。」

小紅跑進去了。老黃却筆管條直的站在門房外，那裏恭送老爺出門。張子清連正眼也沒有看，很尊嚴的樣子跨出大門去。



# 此柴米本夫大妻女

李劫人著

## 第十四章 僵在那裏了！

莫曉德並且還縮着一條脖子，二目上翻，哈哈笑道：「老七，你可記得？涼水，就蒸騰，那是淡想。可也就是「宋公明打坐在烏龍院，猜一猜大姐的肺腑情」。還有幾個「莫不是」。你一個人孤單和教務長來上一個二人合演，倒也不錯。可有一樣，你別壞在那「三」上呀！」

這話，翠寶不曾聽得明白，她還笑着，扭扭脖子，白了莫曉德一眼，說道：「大胖子，干你甚麼事？諸三話四，我一句不唱，看你怎麼樣？」及至大家把莫曉德的言外之意醒悟過來，哈哈的，哄堂一笑。有的還說：「七小姐怎麼壞在三上了呢？還七媽的四咧！」翠寶這才醒悟過來，原來是那烏龍院中間雪奴的戲詞，一不做賊，二不偷人家，三呢？她就說不出來了。翠寶趕過去一把抓住莫曉德的衣領，提起雪白粉嫩，小肉鼓頭似的拳頭，往他頭上便擗，嬌聲媚氣的罵道：「大胖子，少說你的閒話罷！當心你的老婆，晚上罰你頂燈！」打得莫曉德耳縮頭，一片際，喊起救命來。大家又一笑哄堂，各都浮一大白，表示愉快。

翠寶打得手累了這才回來，坐在教務長的身後，嬌喘吁吁的道：「今天，饒你一遭，下回再要如此，打斷你的脖子，也不放手。」

莫曉德縮着脖子，祇是笑道：「打得好，打得好！」

座客有的笑道：「七小姐，當心罷，你們的客人，在這裏和莫先生是朋友，不在這裏，他可是莫先生的屬員了，你今天把莫先生得罪了，這便是替你的客人，得罪了上司，看罷！回去莫先生懷恨在心，祇要下去一紙便條，可就將你的客人開除了。」

翠寶大模大樣的，坐在教務長身後，滿臉上露不作的笑容，可是鼓着一對腮幫子，裝做生氣道：「大胖子的底細，我早知道了。銀樣蠟槍頭，無非一條櫻花糖罷咧！你們不要嚇唬人，讓他不服，去那樣的幹，我們不怕！」

這我們二字，說得清脆異常，使得那圍座諸賓，以及教務長，一齊為之肉麻。

旁邊一位醜態的來賓，他早拍着翠寶的香肩，微微一笑道：「七小姐，說話當心呀！一不留神，漏了，那可不是要，莫非你願意今天來一場不歡而散，七小姐，你漏了。」



高風

翠寶隨隨便便唱來，却也字正腔圓

翠寶尙自扭着脖子，仰着半張芙蓉臉兒，不做理會道：「漏了，就漏了。漏了找房東去呀，我管得着麼？」那人是一個老實頭，祇是迷嘻的一笑，不求她去甚解了。

忽然旁邊又有一位聰明的，笑嘻嘻的，便搭話道：「老七呀！你漏了。莫老爺是一條櫻花糖，關東糖，全不打緊。可是你如何知道莫老爺的底細呢？莫非你老七真的應了莫老爺之言，壞在那「三」上了麼？」

果然斯語一出，全體恍然，哄堂大笑，好像海嘯一樣，空氣也都沸騰起來。

翠寶又氣得啼笑皆非，趕過來，趕過去的，抓住那醜態的，一拳一拳的，祇顧往下擗着，笑着嬌聲道：「你還胡說麼？你還胡說麼？誰說話，也不能像你，老不安好心眼兒。」

醜態的來賓，給她敲了好幾下，也笑得直不起腰來了。

莫曉德待這幕鬧過去，他才舉杯向大家一談，笑了一笑道：「各位現在我要特別



聲明，老七今天，無論如何，也要唱兩句。否則我就回去，拿她的客人教務長算賬了。」

翠寶聽了，尚在鼓着腮幫，伴作色道：「我偏不唱，看你這大胖子怎樣？」當不住大家極力相邀，而且教務長向不吃酒，也讓她替吃了。笑道：「看我的面子，唱兩句罷。」翠寶這才點頭答應了。

琴師操起一把胡琴，也不問翠寶唱甚麼，調門高矮，他是知道的。台面上應酬客人無非四句西皮原板。大段的三眼西皮，二簧慢板，都不是平常拿出來的。所以他拉起胡琴，「龍東龍東」的，當然是西皮原板了。

翠寶等着，拉到過門。她的一隻手，搭在教務長的肩頭；一隻手拿一條花手帕，微微掩着下嘴唇，那眼睛却一顧一盼，不離莫曉德左右。臉上似笑非笑，強忍着笑，唱了四句：「生平志氣運未通，似蛟龍困在淺水中，有朝一日春雷動，際會風雲上九重。」

這是擊鼓罵曹的鋪正平，在罵曹前唱的，不過近來唱的一班名角偷懶，把那後邊四句「自幼兒留前習孔孟……」一段改變快二六的調句，都取消了。祇唱到「際會風雲上九重」，就算完了。所以翠寶隨之便之的唱來，却也字正腔圓，並不費力。

她唱完了，閉座大大的，鼓了一陣子掌。莫曉德却獨持異議，搖首微笑道：「不成，不成，絕對的不成。你們小兩口兒，公母倆合唱一段梅龍鎮，才能放你們過去。這平之淡之毫無精彩的幾句西皮原板，還丟下後半截的幾句快二六，就把我們打發了。」

教務長笑道：「這，未免強人所難了！我雖是免不得常來這裏隨喜隨喜，可並不見得吃女招待，怎麼會讓我唱起游龍戲鳳來？」

大家已然聽的一聲，羣起贊成，說道：「沒有那們多說的，快之的唱。」有孤王坐至在梅龍鎮，想起了朝中大事情。「四平調，四平調！」

教務長給大家吵得頭痛，無可如何，琴師却已定好絲絃，知道那教務長，一條嗓子，好比十幾年前的馬連良，唱戲不足，吟之有餘。便定到那最低而又最低的叭字調「呼嚕，呼嚕」拉了幾聲。笑道：「老爺這調門，成了罷？」

教務長推謝不得，遂場作戲，也便勉為其難，扯起他的湖北漢調味的嗓子，像徐策跑城似的，唱了兩句：「有孤王坐至在梅龍鎮，……看之來的，是何人？啊哦！是何人？」說也奇怪，教務長吟之着，把這段四平調吟之完了；翠寶那邊，便應聲叫了一聲：「來了！」接着那琴師又「咳，咳，咳」的，拉了兩下胡琴。笑了一笑道：「七小姐也唱這個調門麼？」

翠寶望了一眼教務長，見他粗脖子紅筋，累出來的怪樣，也不禁嫣然一笑。說道：「長一些罷！六平調可以了。」大家又由莫曉德領頭，喊了一嗓子，「好麼！看之這無線電報！老七的電力，真叫足哇！」翠寶更微笑着，閃了一閃秋波，把他們都照顧了一下。然後又笑着唱起那「自幼兒生長在梅龍鎮。」果然，鬚生是鬚生，青衣是青衣，唱得二難並美，相得益彰。

翠寶唱完了，別的條子姑娘也不免相互再唱了幾段。左不是罵殿，起解，玉堂春，翻來翻去，翻不出新鮮花樣。漸之的，那姑娘們這處來催，那處來請，他們有的架子再大，坐一坐，唱二句，陪一杯酒，吸半枝香煙，也就走了。有的客氣一點，鬧到現在，當不住催的緊，也該與盡歸去，或是轉到別處。因之座上客人，於姑娘們臨

去，說着：「一會請過來玩，一會請過來玩！」之下，都漸感形單影隻之苦，每人吃一點稀飯，也就完了。

莫曉德是主人，他的姑娘少不得要照例文章，陪大家一陪，便要送客留客。教務長早給莫曉德往翠寶的懷裏一推，笑道：「你們二位怎麼樣？這還用我說麼？你們記得那梅龍鎮的終場，不是萬歲隨我來呀！」然後一直攙到下场門，便走下去了。你們二位這齣戲唱到完了，也免不掉俗例。得咧，翠寶一天天，盼星，盼月的，盼到今天，總也算有了出路。你們二位請罷！」

翠寶尚笑着睜道：「你別討厭了，攔着你的，攔着你的，明天見！」說着，她的手，把那教務長一扯，莫曉德的姑娘也在後邊一推，笑着送客道：「老爺明朝會！」便這樣一揪一推的，把偌大的一位教務長架弄出來，直送着他們，到了院子。

教務長到了翠寶的房間，沒有甚麼，少不得坐了一坐，和她談了談話，吃了一點烟茶，便是宣告撤帳，把渾身的西裝，一齊寬解，自己先躺到床上被筒裏去。那時候蜜酒等類的宵夜糖果，早已擺了上來。教務長縮在被裏，拈幾個吃着清點心

事。翠寶先是坐在梳粧台旁，左一擡子，右一擡子，擡着她的頭髮。又擡面，擡雪花膏，擡粉，打眉毛，塗紅嘴唇。繼而又把那教務長脫下來未掛起的西裝上衣，往那衣架上掛着。一面又有意無意的，掏之他的衣兜，笑道：「我看之這兜裏裝之錢之的，是甚麼？」話言未了，掏出來一看，是一條教務長圍頸的雪白綢巾，還有一張白紙。

教務長不看見，想不起來，一看見，便驚地一驚！他顧不得吃蜜酒，想心事，觸目驚心，霍地便爬起來，伸着一隻手，亂叫着道：「給我給我！不是你拿出來，我倒忘懷了。這是一件緊急的公事，不是當要。快快的拿來。」

翠寶見他如此張慌，她更視為奇貨可居，忙把身軀一躲，躲過他去。笑道：「你不要忙，甚麼公事？我倒要開開眼界。」

教務長早知道是非同小可的，一紙佈告原文，尚未經校長寓目，自己此來，便是那個原因，不想一進門，老七老六的，把自己一包圍，甚麼都忘了。這時候，想起來，如何能夠遲延？原來便是打算連夜的草成，天一亮貼出去，如何能夠因此誤了公事？於是霍地一掀那被子，一腿便跳下床來。過去張手便搶道：「七小姐，七小姐，對不起，你來給我，這是公事，不可開玩。你不給我可真急了。」

翠寶背身，早把大意看明白了。她這時候一回身，把那佈告向他一晃，笑道：「甚麼希罕物事？這等着急？給你，給你！」

教務長趕緊搶過來，開門便要出去。翠寶却手一扯他笑了一笑道：「還生，你回來罷！你這半夜三更的，上那兒去呀？」

教務長勉強笑道：「你放我出去，我這是請校長先生披閱實行，好完成公事的手續！」

翠寶掩着口看之下邊，笑道：「歡子，你也不自己看之，能出去麼？」

教務長低一低頭，也弄了一個紅頭漲臉，急忙挨上床來。穿上小衣服，再跳下出去。到了校長今晚下宿的房間外，漆黑漆黑的，早已滅燈。聽了一聽，一霎時，便不知道是進好，是退好，僵在那裏了。



**北風怒吼 寒意襲人**  
君不覺涼乎，出門時請着  
**大衣** 輕暖，舒適。  
(外埠可以函購)  
**天津敦慶隆** 預備齊全 工精料美  
總店：估衣街  
分店：法租界

在這春風駘蕩的節季裏！諸位仕媛，  
應當保持頭髮的清潔，非但美觀，而且  
是合乎衛生的！請到  
**世界理髮館** 來梳洗  
本館並備有最新式電燙機一分鐘能電  
燙一位  
地址：東四五條西口迤北路東  
電話：北局一〇九四號

### 懸賞第十八期答案揭曉

#### 一 姨 風 一

這次懸賞，答得不錯的，竟有一八五二人，經筆者抽選，只選得下面三十位，每位贈與獎品一份，由即日起陸續寄發，收到時仍請以明信片示知，下面是中選的三十位的大名：

費月英，馬文惠，武潤，馮嘉平，趙村生，歐陽瑜，王世慰，王歲，陳律村，陳柏生，舒婉君，高佐之，盛蘊華，秦鶴春，陳逸智，羅金，吳德超，劉均蔭，馬佩萱，任風雲，劉梅英，張琦，李叔箴，陳玉英，姚錡，劉毓鳳，梁珮蘭，劉惠恩，張寶苓，王惠濬。

- ① 二加四得五，並不得六。  
答：中國的二字在中間加上一個阿拉伯的4字(倒置)便是「五」。
- ② 八去二分之一得〇，並不是四。  
答：阿拉伯8字，取消其二分之一(〇)，剩下的二分之一(上半或下半)，便是「〇」。
- ③ 六減六得八，並不得〇。  
答：中國六字，減去上面的蘇州碼「上」字，下面剩下的便是「八」。

**懸賞第二十一期** 風姨

在我家的後院裡，種了十株桃樹，這十株桃樹排成一週很規矩的陣容，你如果仔細去瞧，可以瞧到有五個行列，每行裡可以數到四株桃樹，請你猜一猜，我怎樣排列這十株桃樹。

猜得不錯的，挑選三十位贈與文具或書籍。答案截止期：四月三十日，揭曉期：本刊第三卷第六期。

猜答人請注意：答案請寫在明信片上，開明姓名，年齡，通信處，將答案寄至北京東城新開路四十五號全家福雜誌社懸賞組收。

北京 東城 胡同 本司

**頤中印字館**

本館專印 文書賬簿 傳單廣告 公文表冊 美術鉛印 五色石印 報章書籍 中外鉛字 各體俱全 工美價廉 交件迅速 定期不悞

電話 五局 九〇三 九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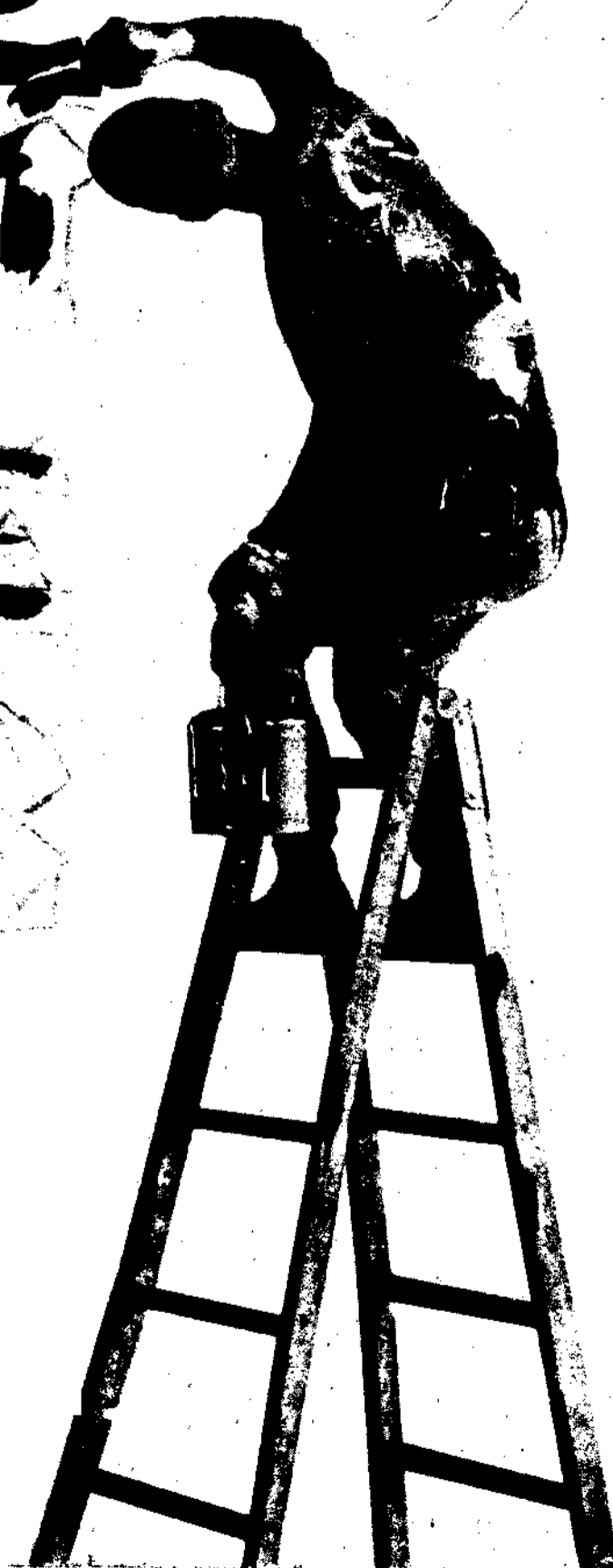
# 壯 生

主治：

胃腸病  
血壓高

肺結核  
妊娠病

神經衰弱  
營養不良



片千一瓶大 • 片百三瓶中  
售代有均房藥大各埠外本

**司公藥製素若國中**

路開新單東京北：處發批總  
號七十九路三緯：所業醫南濟